



萬葉譯文新輯

老 闊

高爾基著
適夷譯

劉其仁

上海萬葉書店印行

萬葉
譯文
新輯

老

聞

高適
爾夷
基夷
著譯

萬葉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廿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初版

萬葉文新編

老 關

(傳自篇中)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主 編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高 爾 基
適 夷
索 非
錢 君
萬 葉 書 店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總 發 行 所

萬 葉 書 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鏡 君 陶 裝 幀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徵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種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老 閻 之 像

老闆人物表

我——作者（曉舌家）

華西里·賽門諾維基·賽門諾夫——老闆

雅可夫·亞杜火夫——雅夏；雅西加（響鈴兒）——童工。

派衛爾·鐵根——派西加——工頭。烘工。

庫金——老工人。

沙西加·格拉西加——掌櫃。

華諾克·烏拉諾夫——工人。

奧西普·夏朴諾夫——工人。

亞庭亞杜西加——童工，雅可夫的哥子。

米羅夫——大兵，當大兵出身的工人。

愛果爾——哥薩克人，老闖的心腹。

尼基泰——蒸工。

鐸諾夫

科西諾夫 } 別家麵包工場主，老闖的朋友。

萊西喬夫——工人。

耶科夫·維西紐夫斯基——工人。

白西根——工人。

老闖娘

格拉斐拉，格拉西加

娜蒂加

沙非·勃拉娜——（貓頭鳥）

老闖的妾

老闊

……疾風向地面吹刮，捲起淡灰色的粉雪。散了捆的乾草，和菩提樹的薄皮，在院子裏滿地亂飛。院子當中站着個圓胖大漢，穿件蓋腳面的韃韃棉袍，赤腳套着一雙高幫的橡皮鞋，兩手疊在大肚子上，兩隻大拇指骨碌碌地轉動。突然，他楞起一對右邊綠色、左邊灰色的眼睛，向我望來，大聲說：

「回去，回去——沒有活兒，十冬冷月，還有什麼活兒幹？」

腫胖無鬚的臉，扳起來，叫人一看就生氣；上唇有幾根白花花的薄鬚，抖動着。下唇望下直沈，露出細密牙齒。十一月的風，狡猾地吹動他那禿頭上僅有的幾根淡毛。長袍下截被風吹起，直到膝蓋上，露出一對滑膩膩有幾根黃毛的小腿，像雙酒瓶，他沒有穿

襪子。他那不體面的模樣，和一隻綠眼中略帶害羞的神色，引起了強烈的的好奇心。我反正閒着，就想同他搭訕搭訕。

「你是這裏的傭人麼？」

「叫你回去，多問什麼！」

「不穿襪子，會傷風的呢……」

他眉毛裏一塊紅斑向上搖動，眼睛奇怪地一閃跟踉蹌似的向前俯了俯身子：

「你還多講麼？」

「傷風會丟命啦。」

「還有麼？」

「完了。」

「什麼，完了！」他輕輕一說，停止了拇指的轉動把手掌攤開，鄭重地撫摩腰部，向我發起氣來：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你帶我見見華西里老闆麼？」

他吁了一口氣，把綠眼向我直盯着說：

「老闆就是我……」

我的希望可斷了。風刮得更冷，這傢伙也顯得更爲粗暴：

「怎麼着！」他發出大聲，嘲笑地。

「這使是你所說的傭人麼？」

終於，他站到我貼身，仔細瞧，許是喝醉了酒。眉心那塊紅斑，長了一撮黃毛毛快碰上眼蓋。而且他那整個的模樣，使人想起一隻大得可怪的，長得不周全的小雞子兒。

「回去吧。」他噴出一股酒味，把短手臂一甩。神氣是和軟了一些。那隻捏緊拳頭的手，也使人想到一隻口上塞着塞子的香檳酒瓶。

我別轉身子，慢吞吞朝大門走去。

「喂，一個月三個盧布幹不幹？」

我是一個體格強實，年方十七，會讀會寫的青年，難道爲了一天十個銅子就替這

麼一個肉豬似的酒鬼幹活麼？但冬天可不是玩兒的，沒辦法，祇好忍着氣說：

「就這樣吧。」

「有身份證沒有？」

我把手探進懷裏，老闆像潑去水似地把手一揮。

「得得，交把工頭那兒去，就在這邊……去問沙西加就得……」

兩層樓房，黃色斑剝的牆，一所門臺，門上儘開着裂縫，掛着一個銅把手。我進了門，穿過麵粉包，走到一個窄狹的角落裏，角落裏送出一陣酸溜溜的，半生的鮮湯味。忽然聽見院子裏發起一種怪聲，不知是什麼東西，拍撻拍撻的，喘着氣，我把臉湊在門縫上向外瞧。像有人牽一條瞧不見的繩子，趕馬兒什麼的牽着他。裸的腿肚，圓膝蓋閃動着，肚子跟下頰搖呀搖的，像魚兒似的圓着嘴。尖着脣直喘氣。

「呼……呼……」

院子很窄，到處搭着一些給夥計們住的耳房，每間房子門上掛着一把狗頭似的大鎖。雨打日曬的木板牆上，露出整幾十個木眼子，睜着死人似的眼。院子的一角，糖桶

堆得屋簷高，圓的桶口，每隻口裏突出一些草葉。——說是院子，倒實在是一口投破爛垃圾的洞穴。

稻草屑和樹皮片亂飛，鏢花屑滾滾的轉，在這個亂糟堆裏，一個肉豬似的怪傢伙笨手笨腳跳來跳去，套鞋底踏着沙土，像在玩兒什麼的。搖着肥肉跳呀跳的，大聲喘着氣：

「呼……，呼……」

不知哪個角落裏，一羣豬送來一陣怒沖沖的刺耳的叫聲，跟他應和着。另外的那個角落裏，馬兒哼着鼻子踏蹄。樓上窗口，送出一陣女子的淒涼的歌聲：

有什麼不高興呢，未婚的大君，

沒神沒氣地離開了我呀？

風鑽進桶口邊，把稻草攪得直響，木片什麼的，慌慌地打起小鼓來。倉頂棟椽上，抖擻擻蹲着一隻灰鴿子，淒淒的啼。

一切都活着，一種奇怪的，空洞的生活在活着。而這一切的中心，一個跑跳着，抹着

汗，急喘着的，是我剛纔見過了的那頭怪物。

「我可鑽進一個怪地方來啦！」我覺得有點窘起來。

在地室中，每扇窗子，外邊都張上粗陋的鐵絲網。圓的屋頂裏，籠罩着一股濛濛的蒸氣，中間混雜一種粒狀煙草的煙霧。半明半暗的。窗玻璃上黏着泛了色的厚紙，外邊灑上了泥污。屋角到處掛着破了的蛛網，像破布似的，沾上了許多粉屑。聖像龕子似的一塊黑色的四角形裏，也罩上了灰色的一層。

一隻低的大烘爐裏，霍霍地耀着金黃的火光。烘爐面前，一個鬼似的翻着身子，饜着長柄火鏟的，是麵包工人派西加·鐵根，這工場裏的頭兒。矮個子，黑頭髮，鬍子分做兩絡，牙齒白得耀眼，穿一件絲棉短褂，不束帶子，袒着胸脯，胸間的鬚毛長成美麗的圖案，使人想起瘦小活潑的菜館裏的跳舞人。看他那伶仃的雙足，穿着一雙鐵鑄似的累贅的草鞋，多叫人擔心。不時地從他那兒發出一種尖銳的叫聲，響徹在屋子裏。

「好好兒幹呀！」他用手掌拭一把披著黑髮的額上的汗，這樣的叫，接着便添上

一些垃圾的嚼舌。

牆邊的窗子下，放一條長桌子。一排兒坐着十八個工人，每個人做着同樣的動作，製着一磅十六枚的B字形小麵包捲。桌子對面，有兩個工人，把一條長長的有彈性的粉條，很快地，用純熟的手勢，切成每個大小一律的團塊，在桌子上滾着，送到工人們的手邊——快得幾乎眼睛來不及瞧清楚。工人們把粉塊搓長，結成B字形。用手掌一拍，滿工場不斷地祇是那輕輕的拍撻聲。我站在桌子的另一邊，把做好的麵包捲，排在樹皮上；學徒們再從我這邊捧去排滿的樹皮，拿到蒸的地方去。蒸的工人把生粉放在沸鍋上，經過一分鐘，再用銅勺子掏出放進長的銅盒子，重新把這滑膩燙手的粉塊排在樹皮子上。烘的工人又把來放在烘爐前，疊在盤子上，弄乾了，很輕巧地放進烘爐裏。從烘爐裏拿出來，皮色已發了紅，——於是麵包做好了！

假如我不把送到手邊的麵包排列得恰好，它們就立刻倒塌，崩毀，走了原樣。因此，桌子對面的工人就罵我，把碎粉括到我的臉上。

大家對我都懷着敵意，不信任，好像誰都希望我做壞工作似的。

十八條鼻子，打瞌睡似的懶森森對着桌子動，每張臉好像沒一點區別，現出氣憤而疲乏的神氣。調粉器的鐵槓桿，發着吱吱的聲音，——是我的前任在調麵粉，這是很喫重的工作，必須把七普特的麵粉，揉得跟橡皮一樣，有黏性，有彈力，其中更不許有一粒粉塊。這樣的調得最快，也得化三十分鐘。

烘爐裏，木柴爆裂着，鍋子裏水沸沸的滾，桌子邊腳聲，拍打麵粉的輕輕的聲音。這些聲音形成一種連續的單調的音響，有時發出工人們動氣的聲音，也不能增添一點活氣。祇有在地板上搬送的學徒之間，發出一種陽氣的細小的聲音，這是十二歲的鼻孔朝天，嗓子柔和的孩子雅夏·亞杜火夫的聲音。他一會兒皺皺眉，一會兒睜大眼睛笑着，不住地講故事。所謂故事，是一個和尚的老婆，跟女兒喫醋。女兒當新娘了，把火油澆到女兒身上，或是捉住偷馬賊毆打的故事，和一些家神鬼，巫師，妖女，精怪之類的胡說白道。因為他那張嘴總是不肯休息，人家便給他響鈴兒的綽號。

據說，華西里·賽門諾夫老闊，剛剛不久以前——那是六年前的話——也是一個麵包工人，跟自己老闊的老婆有了關係，教女的用靴霜把喝醉的丈夫毒死了，就把

老闆的家財都收到自己的手裏，然後把女的打着，打着，直把她打怕了，因此她祇要不碰他的眼，寧使跟老鼠一樣躲在地板底下過日子。大家把這件事瞧得很平常，當着日常茶飯講給我聽。而且在那些口氣之中，還帶着對於成功者的羨慕，我對這一點是瞧得出來的。

「他跑到外邊去，爲什麼不穿襪子呢？」

獨眼老人庫金，扳着陰暗的不高興的臉，對我說明了：

「喝醉了，老闆前天晚上剛剛大醉過呢。」

「他像有點傻頭傻腦。」

幾對眼睛帶着嘲笑和怒氣一齊望着我。鐵根好像同意地大聲說：

「瞧着，腦蓋會給割掉呢！」

由六十歲的庫金，直到從聖母守護節到復活節之間祇掙兩個盧布幹着搬送麵包的雅夏，大家談到主人的時候，幾乎都露出一種近於誇耀的感情——好像說：什麼，華西里·賽門諾夫麼，就是這樣的人，再沒有比他更得發的傢伙了。他很放蕩，有三個

情婦，其中兩個受着他的虐待，另外的一個卻反過頭來要打他的。他很吝嗇，沒有好東西給工人喫，祇在每個休息日給一盤菜湯和鹹肉，平常總是一點肚裏貨。星期二五是青豆和加菜子油的黍米粥，可是工作呢，每天要做完七袋麵粉。調成溼粉，就是四十九普特，做一袋約化二個鐘頭。

「大家講起他來，神氣真怪。」我說。

烘工楞着聰明氣的白眼問了：

「什麼怪呀？」

「好像非常得意似的……」

「這是值得得意的！你要明白，老闆過去雖是一個平常的工人，現在連警察見他都脫帽呢！他不會寫，不會讀，會的卻是算帳。而且他管着這麼個場面，手下用毛四十個工人呢，都靠了會算計！」

庫金像教徒似的吁了一口氣，加上了說：

「耶穌基督，給了老闆不少智慧啦。」

接着，派西加熱烈地叫：

「麵包捲作坊，麵包作坊，麵包鋪，點心鋪——你不用帳簿可管得了！光是麵包捲，一個冬天販到鄉下賣給摩特准人，韃鞨人，數目就有五千普特以上。再加城裏七個夥計每天每個人得賣兩普特的麵包捲和上等點心，怎麼樣？」

瞧了烘工的神氣，我很快，有點生氣。在一個短時期中，我對於老闆已有別樣的觀察，充分有着下不同定論的根據。

但那位年老的庫金，把賊裏賊氣的獨眼，隱在白色的長眉底下，瞧我什麼都不懂事地說：

「那人呀，老弟，可不是平常人物呢！」

「不錯，自然不是平常人物，大家不是說，他毒死了自己的老闆……」

烘工把黑眉毛一蹙，強辯地說：

「這件事也沒有證據。人心不古，瞧着眼熱，就說人謀殺人啦，下毒啦，霸佔啦，故意中傷。咱們的師兄，要是也那麼成了功，多少就被人家怨恨……」

「師兄是誰呀？」

鐵根沒有回答。庫金對着屋子角落罵起學徒們來：

「小鬼，把聖像上的齷齪拭掉！呆蟲，不懂事的……」
別的人們都把嘴閉住，這塊地面上靜得像是絕了人跡。

換到我排列麵包的時候，我站在桌子邊，對那孩子，把自己所知道的事，自己所見到他們所應該知道的事，任便什麼都講。爲了要穿越工場中的雜亂的音響，不得不講得大聲一點。又因大家聽得出神，我講得更其起勁了。正常這麼「忘形」的時候，老闆到工場來巡視，因此就得了一個綽號受了一頓責罰。

他不聲不響出現在我背後一道隔開工場與麵包房的磚牆門口。麵包房的地板比我們工場的高三級。老闆兩手疊在肚子上，手指頭骨碌碌的轉動着，站在門口像嵌在框子中的一樣。照例穿一件長套衣，領口的帶子，縛住了肥胖的項頸，像一隻沈重的麵粉袋，現出一副沒品氣的模樣。

站着，從高處用一對色彩不同的眼望着我們。這之間圓形的一隻綠眼流動着，眯得像一隻貓眼，灰色的橢圓形的一隻，卻跟死人眼睛一樣，茫然的凝注着。

在我注意到工場裏的各種聲音突然沈靜，各人手裏的工作增加速度以前，還在很起勁的談講，等到我注意到的時候，耳朵裏就聽到身後嘲笑的声音。

「噁什麼舌呀噁舌家。」

我回頭一看，嚇得噤住了。他用綠眼珠的銳利的視線，仔細瞧瞧我，走到旁邊，向烘工問了：

「怎樣，這傢伙的活兒？」

派衛爾稱讚了：

「很不壞呀……」

老闆悠然地斜穿過工場，像一個大皮球似地轉去。轉到大門口跨上階段，懶森森地低聲對鐵根說：

「叫他調一禮拜麵粉，不准換班……」

於是，在工場裏放下一陣白雲似的冷氣，走出門外去了。

「顏色放出來了！」華諾克·烏拉諾夫拉長着聲帶說。他是一個瘦小的跛腳青年，臉色很呆板，言語動作，粗野驚人。

誰嘲弄地吹着口哨。於是烘工向工人們氣憤地掃了一眼：

「動手呀！」接着就添加些罵詈。

從學徒們坐着的方面，雅夏責叱着說：

「不作興的，坐在桌子對面的人，瞧見老闆來了，幹麼不馬上通咨……」

「對啦。」他的阿哥，今年十六歲的亞庭，像一隻剛鬪過架的雄雞，倒豎着髮毛，拉長着聲音說：「簡直開玩笑，調一禮拜麵粉，不准換班，這可叫人够受的。」

桌子對面是庫金老人和害梅毒的很和氣的當大兵出身的米羅夫。庫金把獨眼半閉着不則聲，大兵解嘲地說：

「我可沒有留意到呢……」

烘工把嘴角直拉到耳朵邊，笑着說：

「好，從此以後，你的綽號，就叫曉舌家！」

祇有三個人無聊地笑了笑，其餘的都開始悶着不則聲，大家不向我望。

「雅夏到底見事真切些。」突然，奧西普·夏杜諾夫以有力的低音嘆息了。他是個歪身子，臉像卡木克人，一對眼睛若有若無。「他可不是這世界裏的人，雅西加。」

「你說什麼！」那少年提起高聲喜孜孜說。

「這孩子舌頭應該拔掉。」庫金出聲了。亞庭生氣地呵叱他：

「像你這種專門討好的老頭子，舌頭纔該從根拔掉呢！」

「輕點！」烘爐邊叫了。

亞庭站起來，悠然地向大門口走去，他那老弟嚴厲地說：

「你往哪兒走，穿上鞋子去，冒了寒會死呢。」

這種警告大家是聽慣了的，因此，都不則聲。亞庭回過頭來向老弟善意地望了一眼，就表示服從，穿起草鞋來了。

我悲哀了。和這些人不能親密的孤獨之感，結成一個苦味的塊，塞住了胸膈。污穢

的窗外落着狂雪，街上很冷。在過去，像這裏這種人，我是接觸過的，多少對他們有點理解。我覺得每個人都在耐不住，逃不了，體驗着一種心的改變。這不是別的意思，那些心原來都是在鄉村中和平成長的，而現在，都會卻揮着幾百柄小鎚子，把這柔和從順的心，隨意鎚大鎚小地鍛鍊着。

特別使人感到都會的殘酷無情的勞作的，是那些沒知識的人，唱出自己鄉村裏的歌來，在那些歌詞與音調之中，包含着自已勞作的煩悶與苦痛的時候。

沒情沒緒呀，一位姑娘！

突然，烏拉諾夫用女聲唱起歌來，馬上，有人漫不經意地接上來：

夜半三更偷出了田野

緩調子的「偷出了」這詞句，又刺激了另外幾個人，他們略略低一低身子，垂着頭想起來：

但見明月照遍野

但見和風撥歌吹

他們還沒有唱完，烏拉諾夫使用尖叫的聲音繼續下去：

沒情沒緒呀，一位姑娘……

現在，大家合起聲來大聲的唱：

對着風兒輕輕說

風呀，和風呀，知心的友

吹了去吧，把奴的心

這樣的一唱，工場中好似飄起了田野的微風，像有一件美好的物事，使人心和柔而美麗。於是便有人好似被柔和的語調的哀愁吸住了，喃喃的說：

「於是，這娘兒便哭了起來啦……」

烏諾拉夫緊張得發了紅，又開始用更大聲的更感傷的調子唱了：

沒情沒緒呀，一位姑娘……

許多全神貫注的嗓子，飄溢着死一樣哀愁唱：

對着風兒哀哀水請，

請拿去奴奴的心

去到幽暗的林叢之中……

「這麼一求，那娘兒可是……」歌聲被這粗卑的語聲攪壞了，在田野的清香中，好像又吹進了幽暗的地室和窄狹的院子的腐屍氣。

「喂，莫唱了！有人呵氣。」

華諾克和嗓子較好的人，想排除腐敗的鬼火和臭氣的語聲，更加唱得起勁，但人們對這哀情的故事，都惱得祇是紅面孔。他們在都市裏，祇知愛情是十個銅子可以出買的，而且早就買過，因此害過病而且腐爛着。他們對於愛情，早已抱了不同的態度。

沒情沒義呀，一位姑娘！

沒有人呀，結識私情……

「別用擔心，要十個廿個都有呢……」

把奴的心理詳吧

在秋葉下，在樹根下。

「這些娘兒們，祇消嫁了老公，拖着男人的項頸不肯放呢……」

「那是當然的……」

烏拉諾夫又把眼睛一閉，又唱起甜蜜的歌來。而且祇有這種時候，他那呆笨，憔悴，帶着老氣的臉上，自然地現出一種可愛的小皺襞，甚至現出害羞似的笑意。

可是譏諷的叫罵，卻來得更加猛烈。好像見人穿了新衣，故意給濺上路上的污泥。華諾克終於感到自己的敗績，張開混濁的雙眼，在蠢笨的笑絲中歪了歪憔悴的臉，薄的嘴唇上，自然地響出內容惡劣的歌詞。他一心想得一個好歌手的名譽，正因了這個名譽，變成懶鬼，被同伴們嫌棄的他，也就跑進這工場來了。他昂了昂長着櫻色短髮的方角的腦袋，迫緊着嗓子唱：

普洛洛木那耶的大街上

騎着一個胖大的學生……

夾着一陣口哨，大聲，一種特別痛快的譏諷，好像因為改唱了下流歌感到一種復仇的快感，整個工場裏大聲叫喚了。

騎着，哈哈的笑：

好像一羣豬衝進了美麗的花園，搗亂了花草。烏拉諾夫變得狡悍，兇狠，週身興奮得發狂似的燃燒起來。灰色臉孔脹滿了紅的斑點。身子做出肉麻的姿勢，扭捏着，而且奇異地發着高聲，帶一種怕人的力，在人們的心頭，投上激越的苦悶。

來呀，小姐們，太太們

他展開雙臂繼續着唱，所有的人也都同樣興奮地叫吼。

這裏呀，來啲，來啲

這裏呀！

這裏……

滿目油膩黏濘的污泥，像暴風一般的吹起，在這中間，煎熬着人們的心。發出號哭似的呻吟聲。這種狂態竟沒有一個底。難受得要命，想跳過身去捧着腦袋往牆頭撞，可是沒有這樣做，卻相反地閉下了自己的眼，也唱起下流的歌來，而且比誰都不弱地大聲的唱。——人生的苦痛真是難堪。認自己比別人高一著，並不一定是好事。

有時候忽然沒有聲音，走來了老闊，或是樓色鬚髮的掌櫃，沙西加跳了進來。

「好有趣呀？」老闊柔和地帶着惡意問。但如果是沙西加，便劈頭大罵。

「啊喲啊喲，靜點！」

於是一切消滅。而且因為這些人，愈是那麼快的服從威力的壓抑，在心裏，也愈是陰暗的感到苦悶。

有一次我問：

「弟兄，你們爲什麼捨得把好好的唱歌搗亂？」

烏拉諾夫訝然地瞧着我：

「你說後來唱的不好麼？」

而奧西普·夏杜諾夫卻低低地，用了永是沈着的聲音說：

「唱歌，唱歌也有什麼捨得捨不得，誰個能搗亂呢。歌好像人的靈魂，我們都得死，但歌卻活着……永遠活着。」

奧西普這麼說着，像修道院募捐的尼姑似的低下了眼臉。看他當沈默的時候，那

個卡木克人似的廣闊的頰骨，幾乎總是不歇地在動。好像這個苗實的傢伙，在那裏慢吞吞的嚼着什麼。

我拾了一些木片，做了個小櫃子。當幹完了調工。回復做排工，站在桌邊的時候，就把這小櫃子放在自己的面前，上面放了書看。我的兩手忙得沒有一點閒空，翻書頁的工作就由米羅夫擔任。他很鄭重地履行這任務，每次灌注着精神到不自然的程度，把唾液吐在手指上，當老蘭從自己屋子裏到麵包房來的時候，他還得用腳踢我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這位當大兵出身的也笨得可以，有一天我正在讀託爾斯泰的三兄弟，我覺到背後的賽門諾夫的馬一樣的喘息聲，突然，他那隻短的粗呆的手，伸過來抓住書本，我還來不及看清，他早揮着那書本走到爐子旁邊去，一邊走一邊說：

「想得真妙，好聰明……」

我追上去，抓住了他的手。

「不要把書燒掉。」

「爲什麼？」

「不爲什麼，不許燒。」

工場裏鴉雀無聲，我瞥見烘工顰蹙的臉和露出的牙齒，我想他馬上會叫嚷：

「打啊。」

眼發了火，腿發着抖。所有的人似乎馬上要結束起一件工事來開手別的一樣，用最快的速度做着工。

「不許燒？」老闆身也不回地，歪着頸頸，軒着耳，緩緩地問。

「還我！」

「好，還你！」

我拿回了團皺的書，回到自己的座位。老闆依然歪着頸頸照常默不則聲地穿過院子去了。工場裏靜默了好一回，烘工拭了一把額上的暴汗，把腳一頓說：

「飯桶，倒霉的，我當兩個人要打起來了……」

「我也這麼想。」米羅夫高興地附和了。

「當然，差不多要打架了！」鐵根遺憾地吁了一口氣。「好，曉舌家，當心點，還有顏色來的呢……」

庫金搖搖白髮的腦袋喃喃地說：

「喂，後生，你這種人不該到這裏來的呀！你好厲害，把老闆喫癩的是你一個。聽埋怨卻是我們大家。」

亞杜西加沈着聲罵當大兵出身的：

「你簡直混蛋，你沒瞧見麼？」

「真的，我沒瞧見。」

「遭起災來，你也有份的呀，不麼？」

「我倒沒想到……」

大多數的人，聽着這位怒氣騰騰的不平者的怨言，依然滿不在乎地沈默着。我不知道這班人究竟對我抱什麼態度，心裏覺得討厭了。鐵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氣沖

沖地說了：

「喂，曉舌家！你會停脫生意的，這麼一來，纔叫沒味呢。要是老闆聽愛果爾一煽動，那就糟啦。」

可是這時候，像裁縫司務似的坐在席位上的雅夏從地板上站起來，挺出肚子，瘋病似的歪着腿，晃動着身子，怕人地睜開蒼白的眼珠舉起小拳頭喊道：

「不會滾蛋的，先來教訓他一頓！要是打架，我幫忙。」

一剎那的回復了沈默，立刻大家哄的笑了，恰如夏天的驟雨，從人的心裏洗去污穢，骯髒的東西，露出了善良而鮮美的，使人共鳴而合成一團，成爲一個綜合體，於是發出了這種清朗的健康的笑聲。

大家停下工作，捧着肚子，晃着身體，喊的喊，叫的叫，笑得氣呼呼，流出眼淚來。雅夏也得意揚揚地笑着，敞開了褂子：

「鸚鵡麼，真的呢……我拿個三磅重的秤錘子，要不然就是一條棒……」
最先笑了笑聲的，是夏杜諾夫，他用手掌望臉上一抹，眼睛對誰也不瞧地說了：

「雅夏瞧不出是個小孩子，他說的倒是真話！大家祇是胡亂恐嚇，一個會講故事的，怎叫他出去……」

「那不跑上前是不行的！」派西加停了笑說：「我們決不賞狗！」

於是大家一齊開始談到怎樣使我防備愛果爾的問題。

「那傢伙，殺個把人，傷個把人，是滿不放在心上的呀。」

談得最起勁的是亞杜西加。他立刻想出種種無邊無沿的攻守計劃來。可是庫金卻把獨眼望着屋子角落，氣沖沖地念着：

「這班小鬼真沒辦法，不知吩咐過多少遍啦，叫你們把聖像打掃打掃乾淨……」

鐵根把鐵錘子弄得發響，自言自語地說了：

「無論怎樣壞事，要來的總歸要來……這麼胡鬧着……，做出來的貨，還成什麼東西……」

窗外院子裏，走過誰的沈重的腳聲。什麼都留心到的雅夏，很興頭的說：

「愛果爾在關門——趕豬了……」

有人嘴裏念着：

「躺在醫院裏，倒沒有死……」

靜靜地，而且憂悶起來了。過一回，烘工對我說：

「你要不要瞧瞧賽門諾夫的閱兵禮？」

我站在大門內，從門縫向院子望：老闊赤着兩腳，坐在院子中間一隻木箱上。短褂子裏，兜着二十來個白麵包。四隻育克西種肥豬，哼哼着鼻子，在他身邊把身子挨挨，把鼻銃在兩膝間攻攻。他有時把白麵包塞進豬的紅嘴巴裏，有時拍拍豬鬃桃紅色的大肚子。悄聲悄氣地，像慈父一樣撫慰着說：

「畜生，畜生，祇知道喫。連畜生也喜歡白麵包麼？好，喫吧，喫吧……」

他的胖臉上，浮着渴睡惺忪的微笑，灰色的一隻眼，鮮活和善的眯着，渾身像變了一個新人。一個闊肩膀，痘疤臉的漢子站在身後。一蓬大口髭，兩顎卻剃得發青；左耳掛

着銀耳環。他把帽子覆在後腦殼，一對鈕扣似的眼，發着錫色，盯住着老闆和豬的動作。豬攻有老闆，老闆兩手插在衣袋裏，擺動褂子的下裾，豬就向他的兩手攻擊。

「可以賣掉的時候了。」麻臉沙聲的說，他那斧頭背一般的鈍臉一動不動。
「得啦吧，」老闆不高興的大聲答應：「那可還早得很呢！」

一頭野豬把鼻銚向他的腰上頭一攻，賽門諾夫在木箱上把身子搖晃了一下，很開心的格拉格拉笑着，把豬身推開；皺了一皺眉頭，他那色彩繁複的眼，完全掩沒在肥厚的肉縫裏去了。

「野蠻的傢伙，你開得好玩笑！」他的笑聲中帶着尖音：「一天到晚……關在暗間裏，所以一跑出來就這麼莽撞……這個野蠻的冒失鬼——伊嘿嘿……」

豬長得都一樣叫人討厭，這隻豬又跑到院子中心，跟故意作弄人似的，每四次一跳，很細緻地來來回回跳蹦了。它們那小小的腦袋，短腿，沒有毛的肚子快要拖到地面，灰色的小眼睛，小得幾乎全無用處，卻氣鼓鼓地閃動着，向着人撲過來——瞧着瞧着，簡直疑心自己是遇了夢魔。

白豬尖聲叫着，鳴響着口鼻，把鈍拙的貪饑的鼻子攻進老闊的膝間，在老闊的腿
上腰上挨擦着身子。於是他也尖聲叫着，一隻手把它們推開，另一隻手拿到麵包送到
它們口邊，又離開一點，作弄它們。他那種在和藹的笑聲中震動全身子的神情，幾乎完
全跟豬無二，而且還比豬更顯得惡作胡賴的可厭和輕冷。

愛果爾懶森擡起腦袋，凝然望着冬天的漠然的跟他的眼睛一樣寒冷的天空。
銀耳環在他的雙肩上輕微的晃動。

「是醫院裏的女看護，」突然，他大聲說了：「偷偷和我講的，簡直像一點光也沒
有呢……」

賽門諾夫邊想去捉住白豬的耳朵，邊回問了：

「沒有？」

「噯。」

「胡說白道……」

「說不定是胡說。」

老闖依然愛撫那些惡心的滑膩膩的豬祇，是手慢慢懈下來，有點倦意了。

「那是一個胸膛很寬，眼睛混沌的女子。」愛果爾吁了一口氣，回想了。

「女看護麼？」

「噯，那女看護說，光是猜不透的，一到八月，太陽的光就完全黑暗……」

賽門諾夫又不懂地反問：

「什麼完全？」

「噯，完全呀。不過在一回兒內有影子經過罷了」

「影子——什麼影子？」

「不知道，是神道的影子吧，一定……」

老闖站起來，嚴正決絕的說：

「傻子！太陽哪裏有影子，太陽超過一切影，這是一；而且神道是光，光哪裏有影，這是二；還有，天空中到處都是空空洞洞的，空的地方什麼會有影？這是三。傻子，這娘兒簡直比孩子都不如……」

「娘們總是這麼的……」

「對啦……叫那班毛頭小伙子把豬趕到豬欄裏去……」

「噯我去叫來。」

「去叫，快去叫，祇是不許他們打畜生，有人打，你代我打他……」

「有數有數。」

老闆走出院子，一羣白豬追上了他，像一羣小豬纏住母猪似的。

第二天一清早，老闆把工場大門打開，臉上現着惡笑說：

「曉舌家，把麵粉背一背，從院子裏背到大門口……」

寒氣像一陣白烟，吹進門內來，繞住了蒸工尼基泰——尼基泰回過頭來向老闆

說：

「華西里先生，對不起，把門關攏點，吹得厲害呀……」

「什麼？吹了你麼？」賽門諾夫細聲說；把硬拳頭在他腦後輕輕一送，門依然開着，

跑走了。尼基泰已經毛三十歲，看來還像個孩子。小個兒，小心眼，黃臉，草蓬似的無色的鬚子，眼睛永遠開得大大的，其中藏着無窮的痛苦和恐怖的神色。整整六年以來，每天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八點，他站在鍋子旁邊，不斷地把兩手浸在沸湯裏。他的右邊耀着火，背後是出人的大門，每天總得受整百次的寒。指頭害瘋溼病，歪了，胸部，肺部有病，小腿上綑滿靜脈的青筋。

我頭上頂着空袋到院子去，行過尼基泰身邊，他低低的哀備我道：

「這都是你的緣故，畜生……」

他的大眼流着汗水一般混濁的淚。

我走到院子，心裏也有點哀感：

「必得離開這裏……」

老闆披着一件狐皮女大衣，站在麵粉袋旁邊。麵粉約摸一百五十袋。大門門臺上，連三分之一也放不下。我把這意思告訴他，他作弄地笑着說

「要是裝不下，你再背回來……不打緊，你有的是氣力……」

蛋。

我把袋從頭上去下，向賽門諾夫說，我不是給人家作弄的，快算帳給我，讓我滾

「叫你背你就得背！」他還是淺笑着說。

「背到那裏去，這麼冷的天，要累死人的呀……」

「給我算帳。」

他的灰眼發了紅，綠眼氣支支地轉來轉去，忽然，掄起拳頭向上一聳沙着聲問。

「唔，你想喫一頓生活麼？」

我發火了，把他的手劈開，立刻扭住了他的耳朵，悶聲不響的拉起來。他把左手在我的胸口一推，接着喫驚地低聲說：

「慢來慢來！你把老闆什麼放開，小鬼……」

過了一回，他把挨了打的右手，捧在右臂上瞧瞧，摸摸扭紅了的耳朵，睜開了眼，盯視我的臉，噤咕起來：

「你，你對老闆，膽敢，膽敢，送你警察局去，你……」

而且馬上不高興地尖起嘴唇，沒勁兒地空吼了好一陣；接着把右邊的眼睛眯，就跑開了。

我的狂暴，跟稻柴似的燒完了。瞧着他逃到僻靜的角落去，短褂子下的胖屁股，像是受了侮辱的發着顫，又不禁好笑起來了。

外邊冷得很，因為不願回進工場，就決定把麵粉背進門臺上，暖一暖身子。當我把第一袋背進去，夏杜諾夫在門臺裏。他像一隻野兔子似的，蹲在壁角裏。他那禿頭上纏着一條菩提樹的薄皮，皮的兩端掛在額角上，跟眉毛一起動着。

「我瞧着呢，終究喫癩了。」他馬一樣的露出牙牀笨重地移動着，悄悄地說。
「怎麼回事啦？」

他張大着蒙古人似的小眼睛，帶着不懂的神情注視着我，倒把我弄到焦惶起來了。

「喂！他站起身來，貼近我的身子說：『這件事我決不對人說，你也不許告訴別人去。』」

「我不想告訴誰。」

「這就對啦！無論如何，總是老闆是不是？」

「這話什麼意思？」

「別人的話總得聽，要不然，大家都得吵架！」

他半吞半吐的說，聲音小到跟囁嚅似的。

「尊敬是不能沒有的。」

我不明他的含意，有點發氣了：

「不知道……」

夏杜諾夫按着我的手，用幽雅的低聲溫和地說：

「你不用害怕愛果爾！你懂不懂咒惡夜病的咒法？愛果爾害恐夜病，頂怕死；一定心裏有很大的內疚……有一個晚上我走過豬欄邊，那傢伙跪着在哭：啊啊，神聖聖母華爾華拉，請不要讓我暴死……你懂不懂？」

「我一點也不懂！」

「你用這東西就可以收拾他！」

「什麼東西？」

「恐怖呀，你要用力氣和他拚是拚不過他的，他抵得住五個人……」

我感到這人是真心幫扶我，就伸過手去向他致禮。他不馬上伸出自己的手，但當我拉住他的硬手的時候，他就憐憫地在手上接了吻，俯倒着身子，嘴裏又嗚嚕嗚嚕的說些什麼。

「你說什麼？」

「沒有什麼。」說着，就離開了我，走進工場裏去了。我定了一定神，又重新背麵粉。關於俄羅斯的民衆，他的團結性，社會性，以及他的溫順，寬博，善良的心，在書上多少讀過一點，但因為我從十歲就不受家庭學校的庇護，過着獨立的生活，所以更多的是從直接熟識的民衆。大體上說，我個人的印象，和書上所讀過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們都愛善，尊善，想善，而且總是在期待着善，從什麼地方現出來，撫愛和光照這痛苦黑暗的人生。

但是進一步想下去，就覺得一切人愛善，祇是像孩子愛童話一樣，驚訝他的美和珍奇，祇是跟等待節日一樣等待着罷了，可並不深信這善的力量，祇有很少數的人纔立心行善。大家都像祇是沒開化的人。在這裏，生長着蓬蓬的亂草，偶然有一顆麥種從風中吹來，它的成長，也很容易斲喪。

夏杜諾夫是很有趣的漢子，他叫人覺得是一種非凡的人物。

老闊約摸一個禮拜沒到工場里來，也沒算帳給我。我這邊也沒去催逼——我沒有地方去，而且這裏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有味起來了。

夏杜諾夫表面跟我疏遠，我沒有機會和他「開誠」深談。有時我問他話，他顎骨動着，低着頭不大來答腔。

「當然，真意思是明白的！但各人都有各人自己的心……」

在他內心中，有一種濃重地黑暗的東西。有一點隱士風。不多嘴，骯髒的閒言雜語是沒有的，就是臨睡或起身時候，也不做禱告，祇有在喫午飯以前，默默地，在寬大的胸

口畫一個十字。一空下來，便避開人眼，躲在角落裏，縫縫自己的衣服。或是脫下短褂子捉蝨子；而且常常用 *occulto* 低的低音，偷偷地唱着叫人聽不大見的歌。

——今天可是什麼一回事

心頭沒有了白的光……

玩笑地問他：

「祇是今天，昨天心裏有的麼？」

他不答腔，也不擡頭，接着唱下去：

——土酒喝喝也不錯

可是總覺不對勁……

「你莫謊人，你哪有什麼土酒……」

他像個聾子，眉毛也不動一動，沒氣沒勁的唱下去：

——去望望那位可愛的娘兒吧

腳步兒卻不肯向那邊動

腳步兒真不肯動一動

而且心兒呢也是不肯動……

派西加·鐵根不喜歡憂傷的歌。

「喂！豺狼！」他露出牙齒發怒：「你還要叫嗎？」
但是暗角裏還是接着念佛樣的聲音。

——我的可愛的知心的朋友

雖然有病卻是十分輕

真的呀病得十分輕

祇是晚上有點失眠症……

「喂，華諾克！」烘工命令着說：「別再唱下去啦，受不了，這種歌『羊』也會唱呀。」別的人唱起下流的跳舞歌來。於是夏杜諾夫也巧妙地，而且坦然地，唱起有力的，叫囂的歌來。他唱得很合拍，跟那些亂叫亂跳的歌調，一個字一個音節都配合。有時全體的歌聲，掩滅在夏杜諾夫一個人的聲音裏，好似一股激湍的清流，沖進混黑的陰溝。

水裏。

烘工和亞杜西加對我的態度，眼看得好起來。這種新態度，不能用言語表示，我卻很覺到。響鈴兒雅西加，在我和老闆吵架那晚上，捧着草薦到我睡的地方來說：

「我跟你一塊兒睡。」

「好的。」

「咱們大家好些！」

「好吧。」

他馬上把身子滾到我腰邊，輕聲地說：

「老鼠喫不喫油蟑螂？」

「不喫，你問幹麼？」

「我也是這樣想。」

於是依然輕聲地，而且很急促地，掙動笨厚的舌子，開始講了。愛嬌的眼睛時不時地剎閃着。

「我麼，我見過老鼠跟油蟑螂談話，真的我親眼看見的，半夜裏醒過來，屋子裏有月光看得見東西，離我的牀不遠，一隻老鼠正捧住一隻麵包拚，拚命在咬嚼。我躺着不則聲，一回兒爬來了一隻油蟑螂，接着又來了第二隻。老鼠就停下來，動動白登登的耳朵，油蟑螂也就觸鬚動動。好像啞巴裝手勢一樣，這麼通着話……我真想知道它們講什麼話。你說有趣不有趣？你睡着了麼？」

「沒睡着！你講下去……」

「老鼠好像對油蟑螂說：『你們從哪兒來？』於是油蟑螂好像回答：『我們是鄉下出來的。』……據說油蟑螂遇到火災，就從鄉下搬進城裏……它們在失火以前，就搬出房子，知道什麼時候會失火。大概是家神小鬼對它們說的。叫它們逃，它們就逃了。你見過家神小鬼沒有？」

「沒有，沒有見過……」

「我見過呀……」

不料這時候，他的喉頭忽然塞住，鼾聲就吹起來了。於是這響鈴兒直到天明沒作

聲。

老闆又照常每天到工場裏來了，每次總是在我正講故事或看書的時候，好像故意選定這時間似的。他沒聲沒響地進來，坐在我左邊窗下一隻銅碼的箱子上，我一發覺他，把話停止，他就做出可憐的調笑的神氣說：

「講呀，講呀，先生，沒有關係講下去！」

說着鼓起了臉不作聲地坐着。每把臉腮一鼓，那對緊貼在頭邊小得簡直分辨不出的耳朵，就在稀薄的頭髮底下一動。有時發出蛇鳴的聲音問：

「什麼，什麼？」

有一天我講了宇宙的發生，他窄着嗓子叫：

「慢來慢來，照你說，上帝在哪兒呢？」

「當然在那兒呀。」

「別開玩笑，到底在哪兒？」

「聖經上寫的有。」

「別假癡假呆，在哪兒？」

「地無形而空，黑暗無光，在深淵之上，神之靈，廣被水面……」

「是水呀！他得意地叫喊：『你不是說有火的麼？好，真是這樣寫的麼？我去問問神父看……』」

他站起來，邊走，邊做出難看的臉色補充着說：

「曉古家，你見識真不小，你瞧着，這對你沒有好處……」

派西加搖頭，擔心地說：

「老頭子會弄圈套給你上的！」

此後兩天，沙西加跑進工場裏來，嚴厲地說：

「老闊叫你！」

響鈴兒擡起倒翻鼻子的雀斑臉，認真地忠告我：

「你帶個三磅重的秤錘去呀！」

我受着全工場人的竊笑，跑出去了。

半地下室的一個小間，一張放茶炊的桌子邊，老闆之外還坐着兩個客人。兩個都是開麵包捲工場的一個叫鐸諾夫，另一個叫科西諾夫。我走到門口，老闆非常客氣地說：

「好，嚙舌家，你來講講星和太陽怎樣成長出來的。」

他紅着臉，灰眼眯得很細，綠眼寶石似的高興地發着光采。和他並坐的兩隻臉，都眯眯的笑着。一隻臉是紫膛色的，滿長櫻色的毛；另一隻黑漆漆生着疤痕。茶炊懶森森地喘着氣，把蒸汽冒到那幾顆怪腦袋上。靠壁一張雙人牀，上面坐着蝙蝠似的一個灰色老婆子，那是老闆娘。她兩手撐在皺亂的被單上，掛下着下脣，不住地晃着身子。屋子角裏，一隻煤油燈發出淡紅的火頭，怕冷似地發着顫。兩窗之間的牆上，掛一張五彩石印畫，是一個半身赤裸到腰際的婦人，抱着一隻跟她一般肥胖的貓兒。屋子裏騰着伏德加酒，醃香蕈，燻魚之類的濃濃的氣息。窗外邊街上行人的腳像一把大翹子翹什麼東西似的走過。

我走進去，老闖從桌子上拿起食叉。站起身來，用食叉在桌邊上敲敲對我說

「好，你站在這邊，……站着講。講完了，請你喫東西……」

我決定請他流點汗，我就講了：

「地上的生活並不快活，因此我非常愛天。夏天的晚上，常常跑到野外去，仰天躺在地面上。於是覺得每顆星都有金色的光，照到我的身上，照到我的心裏。這樣的每顆星每條光線都和整個天空連接着，我就好像跟大地一起放在一張巨大的豎琴裏，身子在星中飄起來。地上夜生活的低低的喧龍，爲我歌唱了偉大的生之幸福。在這樣心和世界的難得的融和中，日常生活的兇惡的印象，就從我的胸頭洗刷得乾乾淨淨。」

這時候，在這間骯髒的屋子裏，在三位工場老闖和莫明其妙地把失神的的眼向我呆望的喝醉的婦人的面前，我也一樣覺得飄飄然，而且忘記了侮辱地包圍着的一切。我看見兩隻臉孔互相交換沒禮貌的笑容，也看見我們的老闖尖起嘴唇吹口哨，他那綠眼睛帶着一種特別銳利的注意，在我的臉上爬來爬去。又聽到鐸諾大發出沙啞無力的聲音說：

「響鈴兒響得厲害，好煩呀！」

科西諾夫氣鼓鼓嘆着：

「他害了熱病麼，他？」

可是我全不管，我祇要使他們聽我的話就滿足了。而且我覺得他們已經被我的話降服了。

於是老闖呆然不動，鼻子裏輕輕吼着氣，慢吞吞說：

「够了够了，嚥舌家！謝謝你，諸位，這是很好的故事呀。現在，把每顆星都一一放回原處，出去，餵豬吧，去餵我的可愛的豬……」

現在回想起來是好笑的，但在當時心頭的不快，簡直是說不出來。我不記得怎樣鎮定了那般瘋狂。

記得的，祇是我跑進工場裏，夏杜諾夫和亞杜西加接住了我，帶我到門口給我喝水。還有那響鈴兒雅西加，急匆匆說：

「怎麼樣沒有照我說的那情形麼？」

鐵根又是一副神氣，緊皺着眉頭，敲敲我的背脊，氣鼓鼓的嘟囔說：

「總是喜歡那麼糾纏……肚量這麼小，你當他們聽了神父一頓教訓了麼……」

餵豬這件事，是被看做沒面子的重罰的。育克西種的白豬，關在一間黑暗窄狹的小豬欄裏。人拿了盛豬食的鉛桶進去，豬鼻銃就望腳面上攻過來，幾乎沒有一個人，受得住這個醜人的媚功，不跌倒在豬欄的骯髒地上的。

到豬欄去，一進門，必得馬上把背脊在牆頭靠住，舉起腳來把畜生踢開，很快地把食料在水槽中一倒，連忙發腳跑出來。要不然，豬被踢就發怒咬人。但是更倒霉的，是愛果爾打開工場的門：

「喂，夥計，去把豬趕趕！」

用鬼一樣聲音大聲高叫的時候。

那是那些動物，在院子裏玩得忘了神，不肯進豬欄了。吁着氣，咒罵着，五六個工人

跑到院子去。這時候，就開始了老闖的大娛樂，最有趣味的狩獵。開頭，拚命的趕逐，還半帶着玩的，祇當作餘興，不一會兒，人也倦了，火也冒了，呼呼的喘氣。倔強的豬像木桶一般在院子裏亂滾亂竄，把人衝倒。老闖在旁邊望着，興奮得像個獵人，跳蹦着，踩着腳，吹着口哨，窄緊嗓子大聲叫喚：

「好豬兒，莫喫輸，把身子挨呀！」

有人在地上跌倒，老闖更興高采烈地叫。兩手拚命拍着自己那個女人一樣胖大的屁股，笑倒了。

看起來，也實在是有趣的。院子中奔突着桃紅色的肉塊，它的後面，是穿着破爛，赤腳草鞋，滿身撲着花粉似的粉屑，瘦棱棱兩條腿的人，揚着兩手，追着，呵喝着，爬起，又跌倒，絆在豬腿上，拖住。

有一天，一頭豬逃到街上，我們六個小伙子在街頭追，足足追了兩個鐘頭。幸而一個韃鞨人走過來，把一條木棍子投在豬的前腿上，我們把豬放在席棚裏拖回家來。街上的人引起了極大的興趣。韃鞨人搖搖頭，輕蔑地吐一口水，俄羅斯人卻立刻在我們

周圍擁起了人山人海。——一個黑皮膚的漂亮的學生，脫下帽子，眼睛瞧着悲鳴的豬，很同情地，大聲向亞庭問：

「這是你媽媽，還是你阿姊。」

「老闆呀！精疲力盡的亞庭，這樣回答了。」

我們恨死那些豬。它們過得比我們寫意，老闆以外的人，人人覺得失面子，不得不去照料它們的健康，饑飽，那些骯髒的工作。

我奉命須得整整一禮拜看管豬，工場裏知道的時候，有幾個人就以那種跟油膩的一樣膩在心頭，反使對方難堪的討厭的俄國式的同情，來同情我。另外大多數的人，則漠然不問。庫金帶着教訓的神氣，說了討厭的話：

「不打緊呀！老闆叫做什麼，就拚着命去做……你喫誰的麵包呀！」

亞杜西加喝道：

「老鬼，縮進頭去，觸壁腳的傢伙……」

「對啦，還有呢？」老頭子問了。

「捧大腿的，快上老闖那裏觸壁腳去……」

庫金攔住他的話，滿不在乎地說：

「有話要講就得講，什麼話都要講！我做人是理直氣壯的。」

這時候鐵根唧噥了幾句，板起臉，不作聲了。這在他是很稀罕的。

晚上，我睡在屋角裏，冷得發抖，聽着那些工作疲乏後的人們的鼾聲——眼前排列着人生，人們，正義，靈魂，那些穢口髒舌的莫名其妙的話，心裏很痛苦。烘工悄悄地爬過我這邊來躺下道：

「你醒着麼？」

「唔。」

「老弟，你很不快活呢……」

他捲起煙草，燃了火，紅紅的火光映照着他那絲一般的鬚子和鼻子尖。鐵根揮掉煙灰，囁嚅着說：

「你瞧怎樣，咱們把豬毒殺吧？這個很便當，祇消水裏放上一把鹽，豬喝了喉頭就

發脹死了……」

「爲什麼要毒殺呢？」

「第一，我們大家都高興的，而且在老闆是最大的打擊！你反正走就是了！你的身份證我託沙西加從老闆那裏偷給你——這一定可靠，由我擔保，你幹不幹？」

「不。」

「這不行！總之，你反正是受不了的。老頭兒一心一意收拾你呢……」他抱着膝，朦朦朧朧地搖着身子，而且用着僅僅聽得見的低聲，慢吞吞說下去：

「我是爲你想呀，真心真意的！到底還是走路的好……自從你來了，什麼都攪壞了。你老是得罪老闆，老闆就找大家出氣。很明白的，大家都在恨你，幾時都想揍你一頓呢……」

「那末你呢？」

「你說什麼？」

「你也恨我麼？」

他不則聲，眼盯着香煙的蒼白的光，一回，沒神沒氣地說：

「我覺得，豌豆不該種在泥塘裏。」

「那末，我說得不對麼？」

「沒錯，你說得對。可是，這兒也有個道理。老鼠喫不得山空，總之，就是這道理。你太相信人，老弟，相信人是危險的！」

「我相信你也危險麼？」

「這話也是，我，我算什麼呢？我是有點不同的。我今天是這樣的人，明天又變了另外一個人……什麼人都如此……」

很冷，發酵的粉酸氣，打進鼻腔裏。四邊睡滿了人，像一堆灰色的小山。有的呼着鼾息，有的咽聲嘆氣，有的在說夢囈：

「啊，娜泰霞……娜泰……」

不知誰好像在夢裏被人揍了，呼着哭了。骯髒的牆上，三扇黑幢幢的窗子，悻悻地盯着人，好像一個通到什麼暗世界去的深洞，窗簾上滴着水。麵包工場那邊，傳來了輕

輕拍打和吹笛子一樣的聲響。是烘工的下手，啞巴兼聾子的尼剛鏗在調麵粉。

鐵根深思地，低聲說：

「你到鄉下去當教員，這個頂好！生活快樂，又清高！正當職業，心滿意足。我要識字讀書，我馬上去當教員！我頂喜歡孩子，頂喜歡女人。不過女人總叫我倒審！遇到一個稍微漂亮點的，就完蛋了，一步進一步靠近去！簡直像條繩子牽着似的。如果我不是這脾氣，如果我能當一個莊稼漢，我就娶一個好看的媳婦……至少養出十個孩子來，真的。可是在這兒，祇消是女人，不管好看，難看，都可以弄到手……你說什麼道理？簡直摘香草一樣。貪心不足，摘了滿滿一籃子，還要一個，一個彎下腰去……」

他伸了背脊，張開兩手像是抱人，這其間，忽然認真着臉，決絕的問：

「那末，豬遺事到底甚樣？」

「這個辦不到。」

「完全不行！無論如何都不幹麼？」

「不。」

鐵根躬起身子，像偷兒似的，溜回自己鋪上去了，那邊有暖坑。

四周很靜寂，桌邊庫金睡的地方，好像他的一隻陰謀家的獨眼，在閃閃的發光。

想像像喫驚的老鼠，在骯髒的鋪上跑來跑去，穿過深睡的人們中間，碰到溼暗的牆上，一跳就跳到醜醜的天花板上，於是慢慢地精疲力盡，慢慢死去了。

「喂，」有人在說夢話：「拿過來……把斧頭拿過來……」

豬中毒了。

是第三天的早晨，我走進豬欄去，跟平常不同，豬兒們並不向我的腳邊衝過來，它們圍在角落裏，對着我發出低啞的叫聲。用手提燈的光上前一照，畜生們的眼睛，一夜之中變得又圓又大，突出在白色的眼毛底下。瞧着這些仰視的眼睛，好像在埋怨人似的。使我又可憐又可怕，在陰沈沈的黑暗中，顫動着它們沈重的喘息，好像人的一樣。

「幹出來啦！」我想，心難過的跳着。

跑到工場裏，把鐵根叫出大門外，他臉上現着笑影，邊撫着鬚子，邊走出來。

「豬中毒了，是你幹的麼！」

他緩下腳步來，與綴沖沖地問：

「死啦？真的，去瞧瞧。」

走到院子裏，譏笑地問：

「你要告訴老闖麼？」

我沒回答，他撚了撚鬚子，抱歉地說：

「是雅夏，是那小鬼。小鬼那晚上聽到咱們的話，昨天他說：『伯伯，這件事我來幹，放鹽。』我說：『幹不得』……」

他站在豬欄口，眯着眼向暗中張望，一聽到畜生沙啞的叫聲，他搔搔面皮，病態地皺緊了眉頭，不高興地說：

「好不成樣子，餵狗喫了吧！我是喜歡胡說白道的，這是我的脾氣，當然不能真去幹，當然不能……」

回來的時候，他怕寒似的，縮着身子，咳了一聲，盯着我的眼，慌張地說：

「闖了禍啦，真見鬼，老闆會發瘋的，雅西加的頭頸會給扭下來的……」

「爲什麼扭雅西加的……」

「那是甬說了的；」鐵根把眼白翻了一翻。告訴我道：「夥計隊裏，總是小的替大的受過……」

但立刻又皺緊了眉頭，向我投了一眼，邊向工場跑進去，邊嘟囔說：

「你去報告呀……」

我跑到老闆那裏，他剛剛起牀。胖臉鬆弛地沒一點神采，溼頭毛緊貼在腦袋上，他對桌坐着，蹣跚兩條腿。玫瑰紅的長褂子蓋到膝頭邊，膝上躺着一隻長毛貓，像躺在搖籃裏似的。

老闆娘在桌上整理茶具，衣裾輕輕發着響。像是一隻瞧不見的手，抓了一大把破布，在地板上拖來拖去。

「幹麼？」他略含笑意地問。

「豬兒害病啦。」

他把貓向我腳邊一拋，捏緊拳頭，牛似地向我撲來；他的右眼透出火，左眼發了紅，含滿了淚水。

「誰幹的誰？」他氣喘喘地連問了幾聲。

「快去叫獸醫……」

他一跳跳到我的貼身邊，可笑地用手掌把自己兩隻耳朵狠命的打了一下。立刻他的臉發青，脹起，用氣鼓鼓的聲音嘟囔：

「惡鬼，我肚裏明白……」

老闆娘也在場，我第一次聽見她出聲，是顫動的害傷風似的聲音：

「老闆，報告警察去，快點……」

她那瘦弱皺癯的臉發着顫，張開大口，露出不整齊的黑牙齒。老闆氣沖沖把她推開，向牆上摘下衣服似的東西，圍成一起，挾在腋下就向門外跑去。

但當他從院子裏張進豬欄的暗處，聽到畜生痛苦的喘息，他就鎮定下來：

「叫三個人來！」

馬上，從工場裏來了夏杜諾夫，亞杜西加，和大兵。老闆眼也不望我們的喊：「擯出來！」

我們把四頭骯髒的肉豬，擯出來放在院子裏，天有點亮了。放在地上的手提燈，照着輕輕下着的雪花，和張開大口的豬兒們的沈重的腦袋。其中一頭，好像一條魚被人一手捉住，彈出了眼珠。

老闆把狐嵌大衣擦在肩頭，低着頭，默默的，一動不動，站在漸漸死去的畜生的身邊。

「去幹活兒去……叫愛果爾來！」他低低說。

「發楞啦！」當我們擠到兩邊堆滿麵粉袋的狹窄的門臺時，亞杜西加這樣嘟囔了一句。

「急傷了；發怒也發不出。」夏杜諾夫吁了一口氣說：「生柴不能一下子就發火……」

我留在門臺上，揀隙縫兒向院子張望。破曉的陰暗中，手提燈的火霍霍的耀着，隱

然映出四隻灰色的口袋，這口袋哆嗦着，喘着，膨脹着又癟下來。老闖光着腦袋屈着身子在口袋上，髮毛披到臉上。大衣像掛鐘似的敞開着，以這樣的姿勢，永遠永遠的站下去……慢慢的有掀鼻涕的聲音，接着聽到有人低語的聲音。

「怎樣啦，親愛的？難受麼……？喘難受吧……？」
畜生不知怎的喘得更厲害了。

老闖擡起頭搖一搖。兩眼含淚的臉顯得更加清晰了。忽然，像小孩似的，提起手背揩眼淚了。移開身子，從木桶裏抽了一縷稻草。又回來，蹲下身子。用稻草揩起骯髒的豬臉來。可是立刻，又把草丟了。現在，他站起身子來，在豬的四周開始踱步。

一圈，兩圈的踱着，踱着，腳步漸漸加速，忽然變成了跑步。兩手捏成拳，向地下一划一划的；連奔帶跳，在地上跑着圈子。大衣的下擺，纏住了他的腿，有時差不多絆跌了他。就停下來，搖搖頭，低低的咕嚕。好像扭壞了腳脛，忽然蹲下來。像韃靼人做禱告一樣，開始用兩隻手掌擦臉。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唔，怎麼回事？」

從暗角裏，愛果爾銜着煙斗，慢吞吞走來。煙斗的火時不時發光，照見他陰沈的臉。這是一張好像用一塊碎裂多節的木頭胡亂雕出的臉。又紅又厚的耳朵下，閃着銀製的耳環。

「愛果爾。」老闆低低叫了一聲。
「啊？」

「有人下了毒啦，給可愛的豬……」

「我麼？」

「不。」

「那末誰？」

「是派西加跟亞杜西加，庫金告訴我的。」

「我去揍。」

老闆站起來，發出衰弱的聲音：

「噯，慢着。」

「真是沒辦法的傢伙。」愛果爾輕聲說。

「那就是呀，可是，畜生有什麼罪過？」

愛果爾吐了一口口水，吐在自己的靴子上，提起腳，在大衣邊上擦了一擦。

灰暗凝凍的天空，沈沈地壓着窄小的院子。朦朧的冬天的太陽，慢慢的透出光來。
愛果爾走到臨死的畜生的身邊。

「把它們宰了就得。」

「幹麼？」老闊搖了搖頭說：「讓它們活到死吧……」

「宰了好賣給香腸店，死了沒用了。」

「香腸店不會要。」說着賽門諾夫又蹲下身子，用手摸摸鼓脹的豬脖子。

「不會不要的，我祇說您發了火，宰了，一定靠得住……」

老闊沒作聲。

「那末，怎麼辦呢？」愛果爾固執着追問。

「怎辦？」

老闆站起來，嘴裏嗡嗡唱着，又在豬兒四周踱起步來。

「山裏人，壞胚子……」

站住步，向愛果爾瞧了一眼，突然決心的說：

「宰吧！」

人們等待着風波，準備滾蛋，以為至少得受罰，多做一袋麵粉。鐵根明明不大高興，卻裝着沒事，擺出空頭精神來。

「出點勁兒幹活呀！」

工場陰沈地靜默了。許多憎恨的眼集中着我。庫金咕嘟着說：

「老闆不管好人，壞人，都要罰的……」

空氣漸漸的悶重下去，差不多動一動就會吵起來。終於到了大家喫午飯的時候，當大兵的米羅夫嘴角扯到耳朵邊，格拉格拉的傻笑着，咚的一聲，用湯匙在庫金的額角上打了一下。

老頭啊的一聲叫，掩住額角，過於受了驚，突出了惡狠狠的獨隻眼，大聲叫痛了：「老弟，這是什麼回事啊？」

哄然的叫罵，鬧成一片。有三個人向當大兵的兇兇的拔出老拳。他背靠着牆頭，忍着，大聲的公布：

「打他還不該麼，這是個壞蛋呀！據愛果爾說，老闊知道誰下毒呢……」

鐵根臉色發了青，古怪的把身子一擠，射箭似的跳過了爐竈，一把抓住了庫金的胸脯。

「又是你麼？你這個毒蟲！你不是爲了口舌壞，早就喫過生活，你還喫得不够麼？」
「可是，事實總是事實！」庫金雙手掩着鷄皮臉，發着老年人的哭聲說：「你是發頭人，你喉使曉舌家，大家都聽見的……」

鐵根咳了一聲，拔出了拳頭，亞杜西加拉拉住他的手臂：

「不許揍，派西加等……」

騷動開場了。——派衛爾、彼亞杜諾夫和亞庭拉住了手。咆哮着掙扎。

「放開……我要收拾這傢伙……」

可是率直的老人，讓鐵根的手抓住他骯髒的褂子，爆濺着口沫大聲的喊叫。

「沒有事，自然不說。可是有什麼不好的事，我是要說的！壞蛋們，當心點得啦。」

說着他突然跳起來撲到雅西加身上。兩個人扭在一起，他就揍雅西加的腦袋。扭到地板上，兩條腿子還幫着蹴踢，身子一跳一跳的。看那輕快敏捷的樣子，簡直是個後生。

「你這死胚，都是你幹出來的，你，你，幹的。」

亞庭縱身一跳，一頭攻到老頭子的胸口，老頭啊的一聲，倒在地上，就呻吟起來。

「唔……唔……」

雅西加像隻野獸，罵着，哭着，積極的進攻。像惡狗一樣，扯破了褂子，掄着拳揍。我盡力想把他拉開。四週響起大大小小的腳聲，地板上騰起灰塵。幾張獸樣的嘴，叫吼着，鐵根發出歇斯忒里的叫喊，打起滿堂紅來。在我的身後，已有了打耳光和碰牙齒的聲音。

斜視眼的陰森森的萊西喬夫，拉着我的肩頭挑戰了：

「來來，一個對一個！叫你來你就站起來！」

受了腐食惡空氣的毒，受了各種污辱的毒的停滯的惡血衝到了頭上。每張臉都蒼白，黧黑；每隻耳都發了紅；爆出了血紅的眼；加之緊閉的嘴，把所有的人臉，都弄成了狗相。

亞庭跑過來，向聲勢洶洶的萊西喬夫叫喚：

「老闆！」

大家好像給風吹散了一樣，各人連忙跳身跋腳，回到自己的位置。一時鴉雀無聲，祇有疲勞的喘氣，懷喪的鼻息，和拿湯匙的手的顫動，不能立刻消散。

烘房門口站着兩個工人。一個是烘白麵包的耶科夫·維西鈕夫斯基，這是一個漂亮朋友，愛清潔的。另一個是烘普通麵包的白西根，這是發喘的胖子，紫臉，混眼。

「沒有打架麼？」胖子扳起臉問。維西紐夫斯基用滿是火傷癥的小巧的手，撚撚口鬚，作着羊似的聲音說：

「吓，懶惰的麵蟲……」

鬱憤集中到兩人的頭上，工場裏開始了叫罵。這兩個是大家討厭的傢伙，他們工作比我們輕，可是工錢比我們大。他們唇槍舌劍，你罵我，我罵你，差不多快發生第二次的打架，這時候，披散頭髮的哭臉的雅西加，突然從工作臺邊站起來，搖搖晃晃不知要往哪裏走去，兩手掩住胸口，忽然蓬的一聲在地板上仆倒。

我抱了他到烘房那邊，讓他躺在舊木箱上。這兒比較清靜，空氣也充足些。他臉發了黃，骷髏似的躺着，死人一樣一動不動。一切的狂暴都停止了，空氣中飄着不祥的預感。大家小聲的罵起庫金來。

「獨隻眼，這都是你弄出來！」

「你這種東西，應該關在牢裏……」

老頭氣沖沖的辯解：

「我知道麼？他有病，要不然，也是偶然發厥罷了……」

亞庭和我把這孩子弄醒了，他慢慢擡起長着快活聰明眼睛的長盤臉，脫力地問：

「到了麼……：——」

「到哪裏。」哥子悲傷的嘆氣：「你什麼事都要來一手，瞧吧，喫這麼大的虧……你怎麼會跌倒的？」

「在哪裏？」他莫名其妙地動了動眉毛問了：「我跌倒麼……：我不知道……：我做了夢，划着一隻小船……：同你兩人，去捉蝦……：帶了網……：還有一瓶燒酒……：」

說着，像疲倦了，閉了眼，沈默了一息，又沒勁地喃喃起來：

「啊，我明白了，我胸口打傷了……：被庫金；鬼東西。啊，女，女兒，這賊老頭把女兒打死了……：把領女……：我知道的。我們是同鄉，我都知道……：」

「啊，別出聲！」亞庭怒了：「靜靜兒瞧着。」

「我們的地方，是厄格里台亞村。……：啊啊難受，開不開口，還……：」

他昏昏沈沈說着嚶語，不斷地伸出舌子舐着乾黑的嘴唇。

有人跑過烘房，高興的喊：

「啊啊，休息，休息，老闊出去喝酒了！」

工場喧鬧了，吹着口哨。大家互相用和善滿意的眼光相望。因為豬兒的事，所擔心的老闆的報復消失了，尤其老闆一醉酒，活兒可以少做了。

在危險場所不出場的，狡猾的華諾克·烏拉諾夫，跳到工場的中心喊道：

「大家玩玩呀！」

鐵根閉住眼睛，突出喉節，用響亮的中音唱起來：

瞧呀瞧呀，羊兒走過街呀……

二十個人用手拍着桌子接上來：

寬寬的街上，年紀輕輕，

飄着鬍子兒伶伶叮叮——

鐵根腳踏拍子大聲喚叫，唱歌的唱到後來都唱出骯髒的野歌來：

……搖呀搖的！

在骯髒的地板上，有人扭捏出猥褻的動作，塵埃騰起來，燒着了火似的高興起來。這是一個瘦弱的傢伙。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人們向他吆喝，突然爆發的遊戲，和剛纔憎恨的發洩，一樣都令人難受。

到了晚上，響鈴兒的神色更加壞了。發燒，又喘氣。胸頭吸進了很多酸蒸酒臭的空氣，尖起嘴來呼呼的吹出。瞧着，像是想吹口哨，沒有勁吹不響的樣子。不時討水喝。祇喝了一口，就搖搖頭不要，茫然的眼色現出笑影，喃喃的說：

「是這味道麼。啊，不要啦……」

我用燒酒和醋，擦他的身子。他那滿是粉屑的臉，現着神祕的微笑，睡着了。鬚曲的頭髮貼在鬢角，好像全身融化了。祇有胸口在沾着乾粉屑的又舊又髒的褂子下，輕輕的跳動。

我被人說了話。

「在這種地方，莫冒充醫生啦！大家一起來玩呀！」

我覺得非常不快，愈感到自己不能與他們爲伍。祇有亞庭和派西加，是明白我的

脾氣的。鐵根精神飽滿的叫我：

「喂，婆婆媽媽的幹麼！小姑娘，快去調粉，餓殺鬼等着你呢！」

亞庭慣在我身邊跳舞，逗我高興，但今天卻不這樣做。他悲傷地嘆氣，這樣的問了我兩次：

「雅西加是不是挨揍得太厲害了，你看？」

夏杜諾夫比平常更宏亮的唱自己喜歡的歌：

——站在寬敞的十字街口；

瞧那姑娘望哪邊兒走……

晚上，我睡在響鈴兒牀邊的地板上，幫着照料他，把粉袋移放過了，他醒過來，出驚的問：

「這邊是誰曉舌家，是你麼？」

他彎起身想坐，卻坐不住，腦袋沈重的又倒在枕頭上。

大家都已靜下了，沈重的鼾息，微微的吹着，帶痰的咳嗽，撞動沈滯的惡空氣。蔚藍

的星月之夜，冷清清的從塗了漆的窗玻璃裏張望進來。星星又小又遠，令人牛氣。烘房的壁角上，點着一隻馬口鐵的煤油燈。那些麵包的頭，總是叫人聯想被砍了的禿頭。在粉箱睡得縮成一團的，是尼剛鐸。從那張秤麵包連麵包的桌底下伸出的，是烘工的火傷癥的腳，黃色的，不穿襪子。

雅西加低聲叫：

「曉舌家……」

「唔？」

「真冷清呀……」

「那末，談談吧，你知道什麼？」

「講什麼好呢，講家神小鬼吧？」

「啊，這個很好……」

他沈默了一下，從箱頂爬下來，重新躺在我鋪上，把發燒的腦袋放在我的胸口。接着做夢一樣低低地講了：

「是我爸爸坐牢前的事。夏天。我還很小。睡在門臺的頂棚底下的車子上，很爽快！張開眼睛，看見那鬼子一跳一跳從門口階級上跳下來！很小很小，背脊不過拳頭那麼大，像毛線手套一樣盡是毛。好像長在田野裏的，混身綠色；沒有眼睛。我大聲叫了。媽媽就打我，我的叫可叫壞了。那鬼子不能受嚇，一受嚇他就跑掉，再不回來——那就糟了！據說一家人家沒了家神，上帝也不喜歡這人家的，你知道那鬼子幹麼？」

「不知道，幹麼？」

「他借天使的口，向上帝報告呀。天使從天上下來，人的話是不懂的，人呢，聽不見天使的話。所以不能得罪他……」

「爲什麼？」

「爲什麼？這還不是當然的。但我祇當都是胡說。如果那樣子，那人和上帝不是分開？了麼？」

「他有精神起來，獨自坐起。好像沒有病，神清氣爽的說：

「不管誰，有話對上帝說就直接說去，要什麼家神，簡直不通！而且那鬼子有時被

人觸怒，他要不高興，不必報告的事也都向天使報告了。比方天使問家神，這漢子好不好。如果鬼子不喜歡這漢子，他一定說，這是壞蛋。這樣，這漢子就得接連受罪。人老喊着——上帝，憐憫呀，但聽到上帝耳朵裏，卻變了壞話，所以沒有用。上帝不來聽你，還是發怒……」

這孩子的臉正經認真，他眯細着眼凝視屋頂。屋頂像冬天的天空，是灰暗的，長着許多潮溼的斑點，跟雲一般。

「你爸爸怎樣死的？」

「他充硬好漢，也是在牢裏，說兩隻手抱得起五個人，他緊緊的抱住了一大堆人，剛剛捉起來，心臟破裂出血了。」

響鈴兒痛苦地嘆氣，又躺下來跟我並身睡下。他的發燒的臉擦着我的手說：

「爸爸的氣力大得怕人，兩普特的秤錘子，拿在手裏，會劃二十次十字。可是沒活兒幹，田地很少，一點點……不够喫！常常挨餓。弄得一家人七零八落。我還很小，就流浪在韃靼人中間。韃靼人倒都是好人，我幾時領你瞧瞧。可是爸爸沒活兒幹，就偷起人家

的馬來……，他是爲了我們……」

他的細小沙啞的聲音，漸漸衰弱下去，不時的停下來，小孩子卻跟老人似的咳着，嘆着氣：

「好好兒偷下去，大家都可以喫飽，過得好些……媽媽老是哭喊……要不然，便是喝酒唱歌……她是瘦小的女人，長得也不壞……可是對爸爸，就叫——什麼的，你這流氓……鄉下人拿着棒對付爸爸，可是爸爸不在乎亞杜西加要是當了兵，多好……也成個人，可是不合格……」

小孩子沈默了，大聲呼起鼻息，把我驚了一跳。我屈了身子聽他的心，心跳得又低又急，但發燒倒低一點了。

從窗子裏淡淡的月光照到骯髒的牀鋪。窗外靜寂而清朗。我跑到門外去，仰望着晴空，透着涼快的呼吸。

神氣清爽了一會，身子有點冷，回到烘房裏，不覺大喫一驚。爐炕邊的暗角上，動着

一匹灰色的東西，好像活的，還發着喘聲。

「誰？」我發着抖問，立刻聽到老闆的沙嗓子回答：

「莫大聲。」

他照例穿着韃韃袍，因此看去像老婆子。他一隻手提一個燒酒瓶，一隻手拿一隻茶杯，在爐炕邊躲藏似的站着。他的手大概在發顫，先是玻璃觸碰的聲音，接着聽見液體注入的聲音。

「到這邊來！」他叫。我走過去，他拿燒酒給我：「喝！」

「我不！」

「幹麼不？」

「我還小。」

「會喝，大小都一樣。」

「我不喝。」

他重重搖着頭，

「你說會喝呀？」

「一共祇不過兩三杯……」

右眼張望杯口，呼呼的喘氣，走到炕前的洞裏，把燒酒倒了。這其間，跨上一步，在炕板上坐下，兩腳掛在炕口。

「這邊來坐，我同你談談。」

很暗，他的圓臉像一個燒餅，看不清表情。但他的語氣跟平時完全不同，我覺得有趣，和他並排坐下了。他低垂腦袋，幾隻手指敲着酒杯，酒杯發出低低的聲響。

「好，你談談吧……」

「雅可夫要送到醫院去纔行。」

「爲什麼？」

「病了，給庫金揍傷了，很危險……」

「庫金這傢伙真沒辦法，什麼都來告訴我……不管誰的事。他當我喜歡麼？當我會給他好處麼？我不會在他那獨眼的臉上灑一把屎埃，不消說也不會給他五個銅

子……」

他的口吻懶森森，卻明白。說話雖帶酒氣，卻也不像醉漢的樣子。

「我都清楚，你爲什麼不願毒我的豬？老實說吧，你恨不恨我，我是恨你的。你爲什麼不毒豬？」

我說了：

「不爲什麼。」

他聽着，沈默了一回又說了：

「那末，你恨我比恨豬還厲害？你要毒殺我麼？」

他好像要笑出來了。我又說：

「那末，可不可以送雅可夫進醫院呢？」

「進醫院，他進屠場，我也不管。」

「不要你出錢呀。」

「那不可以。」他很快的說，滿不在乎的：「這個例子開不得，這麼一來，大家都要

進醫院了……我還有話問你，那天，你爲什麼……拉我的耳朵？」

「我發火了。」

「這我明白，我不是問這個！我是問你，打耳光也可以，打嘴巴也可以，爲什麼單單拉耳朵。你當我是孩子麼……？」

「我不愛打人……」

他好像開始睡着，發出鼾息來，沈默了好一回，卻立刻決絕地清楚地說：

「你是一個難得的孩子！你跟別人都不同……你的頭腦了不起……」

他簡捷的說了，可是明明有點生氣的樣子：

「喂，你怎樣想……我是惡人麼？」

「你自己以爲怎樣呢？」

「我？我不吹牛。我是好人。我麼，小兄弟，我是聰明人。你呢，對不對，你識字，會講，星，法國人，貴族，什麼什麼都談得上……這是好的。我覺得很有趣，我一眼便瞧出你——記得麼，那天，你來找我，你不是說，會傷風的，要死呀……我立刻覺到，這樣的人，大有用

處！

他用短短的大拇指敲敲自己的額角，吁了一口氣說明了：

「而且，我的記憶力好得了不起……公公有幾根鬍子——連這種事都記得清清楚楚。來比一比好不好？」

「比什麼呢？」

「你一定那麼想：『我比你聰明。』我沒受過教育，目不識丁，認得的祇有數目字。可是我的手上有大事業，四十三個工人，一個鋪子，三引分店。你有學問，卻給我做工。隨使我高興，我可以用一個大學生，把你趕走。隨我高興，我可以把大家趕走，把事業盤掉，拿所有的錢一箇腦兒喝個精光。對不對？」

「這種辦法，也不算聰明……」

「胡說！你以為什麼纔聰明呢？我不聰明，誰聰明？你以為聰明在文字上？錯了，聰明是藏在事業中的，此外什麼地方也沒有。」

他搖晃着又胖又軟的身子，低聲地，得意地笑了。醉得更厲害起來，滾着大舌子的

聲音，小心地說下去：

「你一個人也養不起，我養了四十多個！我高興，我可以養一百！這就叫聰明！說話變成嚴重的教訓，愈加用勁地揮着舌子：

「你幹麼要反對我？這都是傻。誰都不應這樣做，尤其是你這樣的人，更沒好處。你使勁點讓我瞧得起你……」

「你不是已經瞧得起我麼？」

「瞧得起？」

他想了幾秒鐘，同意地拍拍我的肩頭：

「對的！我瞧得起你。我可以盡力提拔你。我也可以不讓你升發……我祇要瞧着。我就知道。我這裏的格拉西加，——他是小偷。這人聽是聰明，祇要不岔跌，是不會進牢獄的。他可以當老闆！可以剝削別人，這裏的人，都是小偷，畜生也不如……簡直是死胚！可是你，你卻討他們的好……就這點你便不懂事，你便傻！」

我漸漸倦乏了，一天勞作的筋骨，漸漸支不住，頭腦中充滿了沈重混濁的東西。加

之老闖那倦人的捲舌的聲音，凝住了我的思路。

「你對老闖胡言亂語，完全是孩子氣的傻勁兒。換了別個老闖，就去叫巡警，給一塊錢後手，使拉你到警察所去了。」

他又重又軟的手拍拍我的膝頭：

「聰明人必須立志當老闖，此外的路都不做人很多，老闖卻少。這裏，什麼事都不能馬虎……一馬虎，就出毛病，得化力氣了！好，留點心點，等着。慢慢的心竅開了，自己就明白。總而言之，世界上頂有害的，就是沒活兒幹的人。對於這種人，都得給他活兒，不許他閒蕩。一塊木頭，讓他爛着也可惜。把來燒火，可以取暖。人也是這個道理，懂了沒有？」

雅西加吟呻起來，我過去看他。他仰着睡，皺着眉，張着口。兩手伸在身子。這孩子有一種剛直勇敢的地方。

尼剛鐸從木箱上跳下，跑到爐炕邊，一頭碰到老闖身上。驚得發了楞，一回兒張開口，莫名其妙地像魚似的翻眼皮。嘴裏喃喃着什麼，很快地張開手指向地下畫着條形。

「唔……唔……」老闖站起來走出去。邊裝着他的模樣：

「傻瓜……」

等他在門邊消失，這個又聾又啞的漢子，斜視着我，用兩隻手指扭住自己的喉節，從喉裏發出奇怪的聲音。

「Gok, gok……」

早上，我送雅西到醫院去。沒有錢叫車子，這孩子一邊輕輕咳嗽，一邊硬撐着走；他勉強忍着痛苦，開口說：

「簡直氣也喘不出，喉嚨好像塞住了……真討厭。」

走到街上，照在銀白的陽光下，和那些穿得飽飽的人一對比，他那穿着黑破衣的身子，看來特別顯得瘦小。碧藍的眼，習慣了工房裏的陰暗，這時便含滿了一包淚水。

「我要是死了，亞杜西會完蛋的，他一定會喝酒，他是傻頭傻腦的！管不住自己。喂，曉舌家，請你常常說說他，你祇說是我託你的……」

他的鰲黑乾枯的嘴唇，病態的歪着，孩子氣的臉腮發着顫動。我拉了他的手，看他

馬上會哭出來的樣子。我覺得：他要是哭出來，我就會冒火的，把路上遇到的人推翻，把窗子打破，而且大聲叫罵起來。

響鈴兒停了步，喘一口氣，老人似的含蓄的說：

「你老實說，你肯不肯照我所說，叫阿哥聽你的話……」

……回到工場裏，知道又發生了一件禍事。今天早上，尼剛鐸背了麵包圈到分店裏去，路上被消防隊的馬撞倒，他也進了醫院了。

「你瞧。」夏杜諾夫眯細着眼盯住我，很有把握的說：「還得發生一件事，禍祟總是三樁一起來的，一樁從基督，一樁從尼古拉聖人，一樁從艾果里聖人，以後便由聖母娘娘出來向各方面說情，——孩子們，已經够了，有了三件，以後人們自己會小心了……」

尼剛鐸的事被丟開了，好像他不是我們工場裏的人；大家祇是很熱鬧的講到消防隊的馬，跑得怎樣快，怎樣有勁，怎樣耐苦。

喫午飯的時候，格拉西加露面了。他是聰明的美少年，長一對浪子似的，也是偷兒

似的閃爍不停的眼，對着自己所害怕的人，他會講出一頓花言巧語。據他鄭重其事對我發表，我將補尼剛鐸的缺，升做烘工的助手，薪水加到六盧布。

「高升了？」派西加高興的喊，但立刻皺了眉頭問：

「是誰的主意？」

「當然是老頭子。」

「老頭子一定又喝醉了？」

「哪裏喝醉！」格拉西加訕笑地說：「昨天他向祖先上了香，今天換了衣服，興沖沖出去買麵粉了……」

「那末，他一定還沒忘記豬的事情。」鐵根氣生生的，慢吞吞說。

聽了他的話，大家都用憎惡、嫉妬，帶着討厭的冷笑的眼，集中在我的身上。悶重、憤慨的談話，在工場裏飄浮起來。

「強橫的人，是喜歡反抗的……」

「野鳥養在家裏，總是一隻野鳥……」

夏杜諾夫慢吞吞的說出他獨有的話：

「蕁麻有蕁麻的場所，罌粟有罌粟田……」

接着，庫金照例說出不高興時就說的話，話中含着特別的意思：

「老對你們說也該懂得，小鬼，叫你們把聖像拭乾淨！」

可是亞庭卻大聲呵叱：

「吵什麼吵什麼？」

……烘房工作的第一夜，我把第一道粉調好，又把下一道放上酵粉，就拿起書來坐在煤油燈底下，恰巧老闊跑來了。他瞌睡似的眯着眼睛，舌頭舐着嘴唇：

「在看書麼，很好，很好。這比打瞌睡好多了，既不會睡眠過多，又不會把粉酵

壞……」

他輕聲的說着，便向伏在桌上打瞌睡的烘工，留心的投了一眼，在我身邊的粉袋上坐下，從我手裏拿去了書，把它闔攏，放在自己肥胖的膝頭上，用手掌壓住：

「是什麼書？」

「關於俄國人民的。」

「什麼人民？」

「不是說俄國麼？」

他向我橫了一眼，說明了：

「像我這樣的喀山人，自然跟韃靼人不同，是俄羅斯人，還有辛比爾斯克人，也是俄羅斯人，那末，這本書裏說的，是什麼一種俄羅斯人呢？」

「一切俄羅斯人都說的。」

他打開書，儘手臂的長度，遠遠的放在眼前望着，點點頭，用一隻綠眼上上下下，瞧，很有把握的說：

「你看不懂這本書。」

「爲什麼？」

「不爲什麼，但是你一定看不懂。沒有畫麼？你應該看有畫的書，有畫的書看起來有味。那末，這本書說什麼呢？」

「它說俄羅斯人相信什麼，有怎樣的風俗人情，唱怎樣的歌……」

老闆把書攤放在自己屁股底下，打了一個大大的呵欠，他不向口上畫十字，他的口大得像蛤蟆的一樣。

「這種事誰都明白，相信神道，唱的有壞有好，風俗人情是粗野的！這種事你祇消問問我就得。風俗人情等的事，我可以比什麼書都明白的告訴你，何必從書本上去學。跑到街上去看看，跑到市場，菜館去看看，休息日跑到鄉下去看看——那纔看得見真正的風俗人情，此外，到和解法庭，到地方法院去也可以看到……」

「這本書裏說的不是這種事。」

他瞪着眼看我，又說：

「我是喜歡知道我剛纔說的那種事情的大凡書本所說的，都祇是童話，寓言之類……一句話，都是說謊！首先，這麼小的一本書，也決計寫不完俄國人的事情。」

「這不是單卷書！」

「就不是單卷吧！俄國人有幾萬萬，能够一一都寫出來麼？」

他的聲音帶着不滿，眼上黃色的臉肉，因牛氣而發了硬，頭毛倒豎起來。這對話在我好像一種惡夢，引起了我的悲哀。

「你是一個怪人，你的頭腦壞了！」他呼呼的喘着鼻息說：「你還不明白麼，這都是說謊，說謊！你以為書裏說什麼？是說人的事麼？可是人對自己的事決不說真話？你說麼？我也是不肯說的！你把他活活剝皮，他也不肯說老實話！我就是站在上帝面前，說不定也不肯開口。如果上帝說——喂，華西里，你老實說，你犯了什麼罪！我就回答：上帝，你不是都知道麼？我的靈魂是屬於你的，它不屬於我。」

於是他把手在我的腰上一拖，微笑着，刺着眼，沈着聲說下去：

「這些話是可以明白說的：靈魂是誰的？是上帝的。上帝的東西，由上帝收回，就沒有什麼奇怪！」

他怒咻咻的哼着鼻子，兩隻手摸了一把臉，像洗臉似的。而且頑固的說下去：

「我說：上帝，你給了我靈魂麼？給了。以後你收回麼？收回！那末一筆帳就兩訖，我算是付清了！」

我有點害怕起來了，煤油燈在我們身後高高掛着，兩個人影子落在腳邊的地板上，有時老闆昂起腦袋向上看，黃色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鼻子上，落下長長的影子，眼睛底下長着一大塊污點，一張大臉就跟魔鬼一樣。右邊牆上，跟我們頭部一樣的高度，有一扇窗子，通過塵封的玻璃，就看見一角青空，和一粒豆子大的黃色的星。烘工打着鼾息，這是一個懶惰的笨鬼。油蠟蠅刷刷的爬來爬去，老鼠在嚙着什麼。

「你相信上帝麼？」我向老闆問。他把死氣的獨眼向你一瞥，好久不作聲：

「你不可以問我這種話。除了你的公事，你不能問我什麼話。我什麼都可以問你，你必須什麼都回答。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說就不說算了。」

他不作聲，咻咻的喘着鼻息：

「這算你的回答麼？一點規矩也不懂……」

他從屁股底下拿出書本，在膝頭上敲了一下，就丟在地板上。

「你打聽我的來頭麼？我的來頭你能懂麼？可是你還沒有來頭呢……以後，你也

做不出什麼來頭來……」

他忽然得意的笑出來，但這奇怪而暗啞的笑聲，是多麼的低沈而清淡，使我引起了對老闆的感嘆的哀憐心。於是，他晃着碩大的軀幹，嘲笑地又像報復地說了：

「對囉，我見過這樣的寶貝。我的姘婦，在分店掌櫃的，她有一個姪子，是獸醫學校的學生。專門研究醫牛醫馬的毛病。我常常給他喝酒。他變了一個醉鬼了。他姓格爾庚。現在，時不時到我這兒來，討二十哥貝買酒喝，已經完全變了一個流浪人。這傢伙也是萬事愛掏根掘柢的！他說話很難懂，說真理一定在什麼地方的民衆之中。因為我的心裏，有探求這種真理的慾望，而真理總是在心外。我給他酒喝，他就高興，喝得爛醉，不要臉的東西！有時向我翻眼皮，他的眼睛很柔和，毫不狡猾，有點女人氣……他有點神經質。有一次對我說：——華西里先生，你是冰霜一樣的人，在處世上，你是一個厲害腳色。」

我得馬上去燒炕裏的火了，就站起來告訴老闆。他也站起來，打開箱子蓋，用手掌拍拍麵粉說：

「對對，是時候了……」

於是，連頭也不回我一眼，悠然的走出去了。

在烘房中失了他驕傲多脂肪的聲音，解除了那種傲慢的話，我覺得輕鬆了一下。在麵包捲工場那邊，黑暗中聽見赤足走路的聲音，亞庭跑進來了。他像夢遊病似的散亂着頭髮，睜開美的，不愉快的眼睛。

「好寵愛呀！」

「你還沒睡麼？」

「迷迷糊糊的，胸口有點痛……你大受寵愛呢！」

「算了，叫人難受。」

「對啦，這種鉛塊一樣的人……這種狗東西！」

這青年把肩頭斜靠在炕牆上，裝做淡然的說：

「我那挨了揍的兄弟……情形怎樣，用自己的腳出院還是叫人打着出院？」

「你說什麼？上帝一定保佑……」

他從炕上站起身子，搖擺着身子，又向工場走去了。去的時候，他黯然的低聲說：

「上帝對我們從來沒有保佑過呢……」

跟老闖的夜談，和惡夢的連續一樣延長下去。幾乎每夜從第一次雞叫，鬼躲進地獄去的時候，他就在烘房裏出現。這時候我正弄旺了炕裏的火，手裏拿着書，坐在炕邊上。

顯着圓滾滾懶森森的樣子，他從自己的房門走出，就一邊咳着一邊跑進來，像擯進棺材一樣，擯起一對赤裸的腳放在炕口上，坐下來，短短的手伸在臉孔面前，遮住火，眯細着綠眼凝視自己的手掌，一邊看着黃皮中的殷紅的血色，整整兩個鐘頭，講些莫名其妙，叫，人真是難受。

他的談話總是從稱贊自己的智慧開頭，說是沒念過書的土百姓，祇消能運用腦筋，也一樣可以做大事業，使用愚笨的偷兒樣的人物，經營事務。談風雖然喋喋不休，但時不時的來一個無生氣的停頓，忽然地大聲叫吼起來，再加上一些感喟。有時啾啾的計算着自己事業上的成功，使用着勁，加重語氣的講。

他的本領，真是稀罕可驚，但我喫驚也喫得疲乏了。順利地競賣發潮帶酸氣的麵粉；把一百普特霉壞了的麵包，賣給了摩特淮南商人，這種賣買經總帶點偷兒的口吻和露骨的無恥，聽來愈發厭惡。祇不過是暴露了人心的貪詐和愚蠢。

炕裏的柴燒得很猛，我同老闖並排坐在炕前。他的大肚子向下垂着，壓到膝頭上，寂寞的臉上閃爍着火光。灰色的一隻眼睛，像馬眼罩似的一動不動，也像老年的乞丐的眼，淚汪汪的，可是綠色的一隻。卻像貓眼似的靈活，發出一種埋伏什麼東西似的特別的樣子。嗓子也怪，有時高而尖，像女人，有時啞啞而帶怒，像在叫吼，而這嗓子，卻展開着淡然和嘮叨的話語。

「你對人不能太相信，廢話說得太多人們都是偷兒！必須沈默着來支配他們。要嚴密的看人，而且不出聲，沈默着！不要被人瞭解，要被人害怕。要使別人不知道我的目標，胡亂去猜想……」

「我不想支配別人！」

「又是傻話！這是不可以的。」

接着就解釋，在人之中，有的必須勞動，有的配定是管理勞動的。而當政的人，應該使前者馴良地服從後者。

「有多餘的人，就把他去開，這種人，這裏，那裏，到處都沒用處的！」

「丟開，丟到哪裏去呢？」

「這個，我怎麼能知道，自有政府來設立。政府給無賴，盜賊，無用的人設立的。有手腕的人，用不到人管，他自己會管人。縣長也不管我這裏用的麵粉是不是好的。縣長祇知道，什麼人有益，什麼人有害。」

有時從他的聲氣中，似乎聽出一種心理的倦怠，這也許是他在無意識中，追求某種東西的悲哀。這時候，我便集中注意，一心想立地去理解他，聽着他的話。等他說出什麼奇特的意見來。

炕底下發出鼠子，焦樹皮，燥灰塵的氣味。污穢的牆向我們噴出暖暖的蒸氣。月光照着朽腐的地板，映出條紋的影子，照出黑漆的角落。窗玻璃上集滿了蒼蠅，蒼蠅好像罩滿在我們的頭頂。氣悶，狹窄，什麼東西都朽腐得碰也不能碰。人是可以這樣過着生

活的麼？

老闊愈說聲音愈沈下去。好像瞎眼的乞丐，顫抖着手，摸索人家投給他的小錢。「學問，這是好的……那末，可以教教我，用塵灰和泥土，造成麵粉的方法！可是算什麼呢，造了那麼大的房子，稱做大學什麼的，那種叫做學生的青年，在酒店裏喝喝酒，在街上胡調調，亂七八糟的唱華拉米聖人的歌。還要上新市場女人那裏去，這簡直是學徒和小店員一樣的生活呀……而且，後來，忽然一個個做起醫生，法官，教師，律師來！這種傢伙靠得住麼？他們說不定比我還齷齪些！我是什麼人都不相信的……」

接着，津津有味地舐着嘴唇，仔仔細細的講起大學生和女人們的醜關係來。

他老愛談到女人。不怕羞，也不興奮，而且添上一種奇怪的掏根掘柢的態度，好像說祕密話似的，低着聲。他絕對不描寫女人的面貌，他祇談胸部，臀部和足部，聽着叫人討厭。

「你總是說什麼良心啦，正直啦，可是我比你更正直得多！你的性氣太粗暴，你不能做什麼正直的行爲，你說是不是！前天你在酒館裏對新聞記者又多嘴。說我這裏木

箱都朽爛，麵粉漏到地板上，油蟑螂很多，工人全害梅毒，到處都不乾淨……」

「這是我對你說的話……」

「對對，這是你說的話。可是你沒說可以登在報上的話。因此一登在報上，警官，衛生局的人都跑來了。連忙化了二十五個盧布，望他們手裏一塞，嘿嘿，」他用一手在己頭頂向天畫了一個圓圈：「是不是一切都照舊樣子。油蟑螂什麼的都平安無事。你看，什麼報紙，良心，學問，都是這麼一回事！在這帶管區內的警官，大半都穿我送給他們的鞋子，衙門上的人，都喫我送的東西。你管得着什麼！你去招待他們，簡直是傻子，好像油蟑螂去找狗子說話一樣！你同這種人說話，真是說得討厭起來了……」

他真的討厭起來了，緊皺了臉，閉住眼，發出帶喉音的呵欠，張大着的紅色的口，當中露出狗子樣細長的舌頭。

在認識他以前，我已見過很多心地污穢的，殘酷的，愚笨的人。也見過不少美的，真正人性的人，也讀過一點好的書，知道從古以來，無論哪處的人，都夢想着一種不同的生活，也知道有些人們，爲了實現那種夢想，正在拚命的努力。——我的心裏，早就長出

了對現實不滿的乳牙，等到我認識這位老闖，我覺得我這乳牙已經長得很堅固。

可是，覺得很難受的，終於跟着同這位老闖的談話，我漸漸感到我的思想與幻夢是並不堅固，和沒有聯絡。老闖把我的思想和幻夢澈底搗毀，顯出其間的空隙，一種阢陁不安，充滿了我的心頭。他單方面的把我從來所信仰的東西，淡然的否定了——我知道這是不對的，而且也感到我毫不懷疑自己的正確，可是我不能從他的批評中，保衛這正確的意見。就是到了現在，我也沒有去反駁他，我祇是戰戰兢兢的保守自己的內心世界。而我的內心世界，早因對老闖的冷笑，感到自己無力的意識，像毒藥一般受過了注射。

他的笨重粗暴的智慧像一把斧子，全部砍去了生活的枝條，削正了根幹，像一堆柴堆壓在我的眼前。

他又用靈魂呀，上帝呀那樣的話，把我青年特有的純潔的心，焦燥的差不多難於忍受。我總設法使談話離開這類的問題，老闖卻祇裝着不明白我的意思，滔滔不絕的證明了我對人生的祕密和陰謀的無知。

「處世必須冒險，生活好像情婦，你所有的東西她都要。可是你從她那裏想得到不會多，祇有一件，便是歡樂！處世也必須臨機應變。應該用軟的地方用軟，應該用硬的地方用硬。遇到應該上前的時候，就上前去一把抓住！」

如果他的話使我冒了火，我單刀直入回敬他一句，他就這樣回答：

「這跟你沒有關係。我有沒有什麼信仰——我不一定要回答你……」

可是當我說到我的愛好，他就好像要找一個好座位似的扭轉頭，側着小耳朵，很忍耐的樣子，默默地聽着我的話。而且在這種時候，他那張像中間有一個圓結子的茶壺蓋的，平板的，向天鼻子的臉上，總是顯出淡漠的神色。

一種劇烈的受辱的感覺，刺進了我的心頭——但這可不是爲了我自己，我自己的感到受辱，早已成爲習慣，對於生活的打擊，我也早已能相當的坦然，用輕蔑來抵抗了。——覺到難堪的受辱的，是生長在我心中的真理。

最重的恥辱和最大的痛苦，是在不能當然地保衛自己所愛和自己第二生命的時候。對於人，再沒有比心的暗啞更厲害的痛苦……

老闖同我每夜談話，這件事在麵包工人們的眼裏看來有很大的意思。在他們中間，有些人從此再不把我當不穩妥的危險份子；有些人，也不再把我當怪人；而大多數人，隱藏不住對我的幸運的羨慕和嫉妬，公然說我拍上了老闖的馬屁。

庫金摸摸灰塵蓬鬆的鬍子，把充血的獨眼橫睨着，向我恭敬的說：

「老弟，你馬上會高升當掌櫃……。」

有人小聲打着邊鼓：

「咱們可祇有縮進尾巴的辦法……。」

在我的背後，動不動聽到有刺的冷話。

「古話真說得好，靠着一張嘴，跑到某輔去。目前這個世界，跑得更遠些也可以去
吶……。」

「咱們去買這種嘴來……。」

而許多人，一跟我碰面，就低聲下氣，表示可憐的尊敬。

亞庭，派西加，另外還有兩個，一聽我說話，就十分注意，在我們初生的友誼中，吹進了一陣不愉快的陰影。有一次我對鐵根發了脾氣——這樣子對我可不行，不要這樣吧。

「不，不是這麼回事！」他好像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笑嘻嘻的把偷兒似的帶青光的眼翻了一個白眼說：「老闆比咱們誰都聰明，他喜歡跟你交談，可見你的話中，一定頗有道理……」

沈默寡言，跟人不合得來的奧西普·夏杜諾夫，更加親密更加大膽的同我接近起來。當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那對怪陰森的眼睛，和善的睜開，厚嘴唇向兩邊扯起，形成一臉笑容，高顴骨的石頭似的臉，立地換了一副模樣。

「怎樣，工作還輕快麼？」

「沒什麼輕快，祇是乾淨些……」

「乾淨些，那就是輕快呀！」他像教訓的說着，便把目光向角落望望，突然問我：

「Buhurman Prana 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他明明不相信我的話，匆匆的咳了一下，拖起歪斜懶怠的步子，動了動身子，打算拔步，馬上又接連着問：

「那末，Savarsan Samo 是什麼意思？」

他把這類怪字搜羅得很多，當他用着低得像墳墓裏發出一般的聲音，明瞭的發出這類字音時，聽來真有點怪，好像有一種神話，古董樣的東西，含蓄在裏面。

「你從哪兒找了這些怪字來？」我耐不住好奇，滿有味的問問看，他立刻用嚴重的責問來回答我：

「你問這個有什麼用？」

接着，好像準備給我難題似的，唐突的發了含意的問題：

「Harna 是什麼意思？」

有時候，傍晚完了工，因為第二天可以休息，去洗一個澡，回來的時候，鐵根和亞庭跑到我的烘房裏來。跟在他們後邊，橫着身體，半閉着眼，溜進來的，便是奧西普。大家在

一個陰暗的角落上，圍着炕口坐下。這個角落我是常常打掃的，坐起來就舒服些。角落後面的牆邊和右手，是放木箱的平臺架子。木箱中釀過醇的煉粉裝得滿滿的，那樣子，就像一個禿子躲在牆邊在偷偷的望我們。我們從一個大茶瓶裏倒了濃厚的磚茶來喝。——派西加舉起茶杯說：

「好，大家談談，讀讀詩也好！」

炕頂上我的一隻箱子裏，有些普式庚，錫且特林，史里珂夫等等從舊書店買來的破書，我就細細吟味着，慢吞吞讀起詩來：

人類呀，你的使命是多麼崇高，

你是從上帝的容顏落向地上的光！

全世界的萬物都在你的心頭，

在那裏看見萬物的共鳴和交流……

派西加曖昧的斜着眼，從旁注視我的書本，驚訝的嘟囔了：

「這是什麼話，簡直像聖經上的句子，這樣的句子，應該在教堂裏去唱，真是……」

詩句水是特別刺激着他，引起了他懺悔的感情，有時候，他重念觸心的句子，舉起兩手抓住頭髮，插進嘴來：

「真話真話！」

人生給我的祇有痛苦，

希望人生祇是自誤。

「這可不是真話，見鬼！我就是那樣，老弟，什麼一來，自己的心變得非常可憐，像要融化的一樣。眼淚，苦味的眼淚在胸頭湧漲……媽的，當土匪去麼……小石頭打不死雀子呀——可是，你，總是說大家要好些，好些。好些便怎樣？真是？」

亞庭聽着詩，低低的啜泣起來，好像嚥進了甜美的熱湯，用舌子滿嘴巴舐舐。他受感動的，總是在自然描寫的地方。

枝頭綴滿了珠玉

低着頭立在池畔。

我這麼一讀。

「憐着！」他一把抓住我的肩頭。接着便滿心歡喜的，小聲的，高興的，而且驚奇的嘆息着說：

「這個，我看見過！在亞爾克斯附近一個園子裏，真的！」

「這算什麼，見過，見過有什麼稀罕啦！」派西加怒氣地問。

「可是，正是這模樣！我見過的景致，卻寫在書裏……」

「不要打岔了！瘋神。」

有一次，史里珂夫一首郊外，特別中了亞庭的意。他用波泰華軍歌的譜子，接連唱了三天，把大家討厭得叫罵起來。

我走，我不知走向何處，

終於我要走到一塊地方！

即使我知道那是什麼所在，

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呢？

但夏杜諾夫全不被詩感動，他祇是漠然的聽下來，可是對個別的字眼，卻糾纏得

很，一定要弄清它的含意。

「喂喂，這『屍灰鬚』是什麼東西？」

他這種怪僻的字眼考據癖，真是討厭得要命。他到底要尋求什麼，我可真莫名其妙。

有一次，奧西普在圍剿似的長時間的要求和問難之後，終於脫下了戰袍，柔和的微笑着問我：

「怎樣，頭昏了麼？」

於是，挺有意思向四邊掃了一眼，低聲的說明了：

「有一首神祕的詩——人如懂得，就萬事亨通了。這首詩真正是幸福的鎖匙！
是目前還沒有人能全首懂得……詩中一切字眼，分散在每個人身上，時候未到以前
是散遍在天下的。所以，必須把這些字眼一個一個搜攏來，編成一首詩……」

他把嗓子更壓低些，屈身在我耳邊：

這是一首迴文詩，可以順讀，也可以倒讀！那些字眼我已經知道一點。有一個過

路客人在醫院臨終的時候告訴我的。老弟，世界上有很多走江湖的人，是專門搜集祕密字眼的一旦把它搜齊，就人人都懂了……」

「爲什麼？」

他滿心狐疑的把我從頭上望到腳尖，發氣着說：

「還問爲什麼？你明明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

「好吧。」嘟囔着，他打算走開了。「不知道我再告訴你……。」

……有一天早上，亞庭跑來，又快活又興奮的，氣吁吁說：

「喂，曉舌家，我自己也會做詩了，真的！」

「真的麼？」

「當然真的！晚上夢裏做成的。醒轉來還在腦子裏滾，像車輪一樣好，你聽着。他仰了仰身子，立刻又站正，小聲的，緩緩的念出來：

太陽到那邊去了

馬上要沈在森林裏

一個趕羊的牧人

在村子裏

「還有呢？」

他腦袋望着天花板，臉子發了白，嘴唇咬咬，眼睛霎霎，好久沒作聲，接着把肩頭一鬆，掃興揮一揮手：

「媽的，忘掉啦！要命要命……」

他可憐的哭起來，大眼睛包滿了淚水，幼稚的臉上脹出皺紋。慌慌張張的在腦子裏搜索，抱歉的說：

「完了……倒是一首好詩……明明剛纔還記着……唉，沒有辦法……我不是說謊！」

他走到角落上，喪氣的低着腦袋，弓起了背脊，抽動着兩肩站了好一回，接着就上工場去了。這一天，他整天不高興，悶悶沈沈的。到了傍晚，拚命喝飽了酒，拔拳頭打人；大

聲叫罵：

「你們把雅西加弄到哪裏去了？把我的兄弟弄到哪裏去了？你們這班傢伙祇配咒罵……。」

他幾乎被人圍打。鐵根把他拉住了，同我一道把他按倒在牀上，用繩縛住，逼他睡下。可是，夢裏做成的詩，從此終沒有再記起來……。

老闆的屋子跟烘房祇隔一道紙門。有時我講得高興，嗓子提高了。老闆就用拳頭打着紙門，把油蟑螂和我們驚起了。同事們悄悄的去睡，壁上的碎紙片裏，油蟑螂爬得刷刷的響，祇留下了我一個人。

有時候，突然悄沒聲兒像一朵烏雲，老闆從門背後出現，闖進我們的淘裏，發出鋸子一樣的聲音說：

「晚上不肯睡覺，明天早上不肯起來。」

這是對派西加和別的同事們說的。對我，劈頭就嘟囔起來：

「好呀，詩人，這個夜會又是你興的頭吧，都是你一個！老這麼馬馬虎虎，你的一點小聰明都會被人收光，首先你還得叩斷肋棚骨呀……」

那些話是心平氣和說的，不是要把我們趕散，祇不過整理秩序。他在我們旁邊頓着屁股坐下，示恩的說：

「好，念下去，念下去！我也聽聽，讓我聰明點……派西加，去倒一杯茶來。」

鐵根便玩笑着說：

「華西里老闊，咱們請您喝茶，您得請咱們伏德加！」

老闊不作聲，把肥重的拳頭向他揚了一揚。

另外有的時候，他一邊向這邊走來，一邊發出一種特別哀憐的聲音訴苦：

「媽的，總是睡不着……。老鼠吱苟吱苟的不知在嚙什麼，街上滿是踏雪的聲音，學生們跑來跑去，時不時的有些娘兒們跑進鋪子裏來——真討厭，她們是進來取暖的！三個銅子買一條糖棒，就整半個鐘頭懶着烤火……。」

於是，老闊就開始他獨自的哲學：

「大家都是這樣的呀。誰都想佔些便宜，祇要拿到手就得！你們當夥計的，還不是
一樣，一心祇想掙得愈多愈好。又不肯把手弄髒，祇想早點睡覺……」

派西加自恃是一個工頭，不怕得罪老闆，開口就頂他：

「華西里老闆，像咱們這班夥計，還不是天地良心？您再要這麼說，咱們就小鬼鬧
地獄，把工房打個落花流水！大概，您自己給人家當夥計的時候……」

像這種猜測，是老闆最犯忌的。他抽緊了嘴唇，用一隻綠眼盯視着鐵根，先是聽着
不作聲，接着把嘴張得蝦蟆大，發出細細的聲音來：

「過了的事，談他則甚，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我是這兒的老闆，我說什麼就什麼，
你們祇有聽我說，這就是王法。怎麼樣？曉舌家，念點什麼聽聽吧？」

有一次，我念了強盜兄弟，大家聽得很受胃，連老闆也甘心的不住點頭。

「這種事情的確有的……不會沒有，真有的人這東西，什麼都會有的……無論
什麼事！」

鐵根不高興的皺着眉頭，手指抹着煙捲，粗氣的吹着煙灰。亞杜西加臉上現着神

祕的微笑，回想着剛纔念過的斷片。

咱們是兩個，兄弟和我……

咱們是孩子，不懂處世……

夏杜諾夫是另外一種樣子，他頭也不擡的盯着炕底下的空隙，作着自棄的笑聲。
「我知道一首更好的詩……」

「那就念念看。」老闆嘲笑的望着他那長臂的不均稱的身子，要他念奧西普羞得臉紅到頸子上，耳朵微微發抖。

「有點忘掉了。」

「沒有什麼害怕，」鐵根氣生生喊道：「人家不會拔你的舌頭的。」

亞杜西加終竟把他激起了：

「念就念吧！喂，把嘴張開來，招文袋……」

夏杜諾夫沒有辦法，賴不了似的，向我望望，再向老闆望望，吁了一口氣。
「好……你們聽着！」

他依然盯着炕底下的空隙，空隙裏突出着一些破麵包箱木柴和掃帚的毛，像一張疲勞的嘴，黑幢幢的張開着，裏面留着一些沒嚼乾淨的食物。他盯着這一邊，發出低低的聲音來：

伏爾加河邊叢叢裏

一個青年強盜快要死了。

兩手按住胸頭的創口

他跪在地上祈禱上帝。

上帝，請你接受吧！

我這兇惡該咒的靈魂！

我本打算成一修道僧，

不小心卻變成了惡棍！

他拖長着嗓子，念着，念着，身子漸漸伸長，埋倒了臉，一隻手扳着腳指，不知爲什麼儘是拉上來，拉上來的，看去，像是在那裏作法，像是在對着血念咒文。

我生來不是爲了驕傲，是爲了英勇。

我生來是爲了修鍊靈魂。

我盡力向我的靈魂：

靈魂，你從上帝得了你什麼？

靈魂呀，聖母們給了你

什麼好的東西呢？

靈魂呀，還有那不潔的惡魔，

給你種植了怎樣的種子？

「不行不行，與西普。」老闆忽然把兩隻肩頭一擡，不樂意的發出大聲：「說什麼睡話呀？你的詩一點也不像詩呢——得了吧，傻子……」

「呃，慢來，賽門諾夫老闆。」鐵根略顯粗暴的插嘴：「讓他念！」

但老闆還是興奮的說下去：

「都是胡說白道，沒有意思的！靈魂靈魂，要念多少遍靈魂呢？上帝，上帝，也叫人聽

得頭痛！什麼上帝不上帝？既然幹了惡事，就得受到惡報……。」

他故意——我看是故意的——打了一個呵欠，混濁着嗓音補充說：

「祇是靈魂，靈魂的，一點意思也沒有！」

開去：雪花的毛手撫摸着窗外的玻璃，老闖皺着眉頭望了望窗子，悄然的，怕麻煩的說

「依我看來，嘴裏老是說靈魂靈魂的人，是最傻不過的！要幹一件事，動不動就對不起靈魂囉，對不起良心囉……祇推着良心，推着靈魂，就把工作躲開！有的人相信什麼什麼都犯禁的，於是變成修道士，有人相信什麼事都可以幹，於是就當強盜！這兩種人絕對不同，決不能併在一起！這怎樣能混在一起。應該幹什麼，就去幹什麼，什麼良心不良心，丟到炕底下，就得什麼靈魂不靈魂，自然不管。」

他儼然站起，不向誰個望一眼，就向自己屋子走去：

「睡覺吧……不要胡思亂想。又是什麼靈魂不靈魂的……禱告上帝，最簡單也沒有，要當強盜去，也不費什麼事。你們還是巴結點幹活吧！對不對！」

他走出門去，重手重腳的把門掩上，鐵根提醒夏杜諾夫說：

「好，唱下去吧！」

奧西普揉揉眼睛向大家一望，低聲的說了。

「他這話都是胡說白道。」

「你說他，是指老闊麼？」

「是啦，他也有靈魂，不安得要命，我知道他！」

「這種事，咱們別去管他……你快念下去！」

奧西普瑟縮着身子，從炕子前穴口離開，大大地搖了一搖腦袋，悶沈沈的走開去

了：

「忘掉了！」

「瞎說！」

「真的，好，睡吧。」

「不行，不行，你再好好兒想一下！」

「不，我得睡了……」

奧西普邊在黑暗中消去，邊低低的說：

「咱們的日子，也過得沒意思呀，兄弟……」

「是麼？」亞庭喃喃着應和道：「真不曾聽見過——很有意思！」

鐵根認真的捲首煙捲，望着奧西普的後影咕嚕道：

「這小伙子的頭腦也靠不住呢……」

二月的風雪咆哮着，呻吟着。吹打着窗子，煙肉嚶嚶的鳴叫。烘房中的暗影，受到燈光映照，微微的動蕩。寒風吹進來，緊緊的熬着兩腳。我在揉着粉。老闊坐在木箱邊的麵粉袋上，同我講話。

「你年紀還輕，趁這時候仔細想想，趁你現在還沒決定一件事業，有什麼合你脾胃的，你能够幹的事……好，你仔細想想吧……」

他分開兩條大腿坐着，兩手擱在膝頭上，一手拿一隻汽水瓶，一手拿一隻杯子，杯

子裏盛着半杯紅色的飲料。身子向前略屈，凝視着跟泥地一般的黑的地板。我瞧着他這神祕的臉色，心頭滿不痛快，想道：

「你幹麼不把汽水給我喝點呢……」

他擡起頭，聽了聽門外的風聲，沈着聲問我：

「你是孤兒麼？」

「你老是問個不休的……」

「什麼，你這樣粗聲粗氣的？」吁了一口氣，他晃着腦袋說：「你這是什麼派頭……」

我做好工，洗淨了手，把揉好的麵粉收拾起。他喝乾了一杯，哈着氣，又滿滿的斟了一杯給我：

「你喝。」

「謝謝。」

「叫你喝你就喝。我這個人，老弟，對於幹活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從不虧待工人。比

方派西加，他是個壞蛋，手腳不乾淨，可是我對他很好。他做事勤懇，在這個城市裏，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麵包工人！做事勤懇的人，活着的時候必須給他便宜，死了之後必須給他尊敬。這是應盡的義務！」

我蓋上了木箱，跑去燒炕子。老闆咳了一下，站起身來，不聲不響地，像一團灰色圈子似的跟着過來，又繼續着說：

「對於做大事的人，許多小地方是應該寬恕的……他的壞處會和他的身體一同消滅，但是好處卻永遠留下來……。」

他跳落炕下，在炕板上坐倒身子，把瓶放在身邊，彎着身子向炕口中張望。

「木柴好像放得不夠呢！」

「不要緊，這木頭很乾燥，有一半是白樺……。」

「呀，是麼……。」

小聲的笑了一笑，他拍拍我的肩頭。

「真不錯，你什麼事都動腦筋的，這一點我很明白，十分明白！總之，萬事卽省是第

「，不管是木柴，是麵粉……。」

「人也應該節省麼？」

「人，什麼人。喂，你得好好聽我說，我決不會教你學壞的。」

說着他摩麼跟肚子一樣脹胖的胸口。

「我是個最好的好人，有良心，有情義。你還是個孩子，心竅未通，從此得好好兒學習，人這個東西，跟軍裝上的扣子是不同的，人會發出各種各樣的光色……。幹麼，你這麼皺着眉頭？」

「您老說個不休，不是害我不能睡覺麼？您的話，總是一點趣味也……。」

「有趣味，不睡覺也不妨呀，你要是當了老闆，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睡覺……。」
他喘了一口氣，補足自己的話：

「可是，你這副仁子不像會當老闆，你不會經營事業……：你一定是一個靠說話喫飯的人……。靠了一張嘴，總是靠不住的，一陣風就會吹得乾乾淨淨……：對什麼人也沒有利益……。」

他忽然爆散着口沫罵了出來。他的臉受了突然的激動像大麥的花蕊索索的顫動；憤怒的痙攣流遍了全身。項頸和臉頰，完全發了老紅，眼珠奇怪的突出來。華西里·賽門諾夫老闖，像是在模擬門外的風雪，發出低沈的奇怪的聲音。在門外，整個大地，好像像傷心的低泣。

「真倒霉，真倒霉，要是我能够得到一些好的可靠的人手，我會做出轟動全城，轟動全部伏爾迦流域的事業來……爲什麼找不到這樣的人手？都是窮鬼，都是小心眼兒，祇會喝酒的傢伙……再加那些當局的，當官的……」

他向我伸出短短的雙臂，張開拳，抓握了一把空氣，好像正抓住了什麼人的頭髮，在搖着，擰着的樣子。嘴裏滾着痰聲，貪心的作出可怕的吁喘，繼續着曉舌：

「一個人有什麼志向，必須從他小的時候去看，從小的時候。而且做人千萬不可大度，什麼都不在乎，這樣的人，今天做生意，明天就得叫化；今天做工人，明天就出去砍柴……學堂開了很多，不管阿貓阿狗，硬拖了進去——叫他去求學，跟剪羊毛一樣。不管誰個的頭，都用同一把翦子去翦齊……可是做一個人，必須找到一種新的，獨立的

愛好——獨自的愛好！」

他抓住我的手，拉到自己身邊，兇狠狠的發出悄聲兒說：

「你有沒有想過，一切的人，不管他高不高興，都得讓他生活不要讓他照自己的心意，要受他上面的人的支配，去生活……支配是什麼人都會的麼？祇有做事業的人，纔能够支配人。所以我會支配，我很懂得什麼人應該放在什麼地位！」

他離開了我，決斷的把手一揮：

「可是，那些當官的，他們能幹什麼。讓人指使能幹出什麼事來呢？還是把一切丟了，逃進山裏去吧，山裏去吧！」

他晃着圓胖的身體，低低的拉長着嗓子說：

「沒有一個像人的人。大家都是實行家。叫他走！他就走，叫他停！他就停。簡直像新兵。像新兵一樣外裏外行。所以所有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做什麼事，都沒有用處……假使上帝在此，瞧到咱們這種笨頭笨腦的樣子，一定會這樣想——這批木頭……不做用的傢伙……」

「那末，你以爲你自己是什麼呢？也是不做用的麼？」

他繼續晃着身體，並不馬上回答：

「我麼，我麼……我並不是每一粒火星都會燒大火，其中也有立刻熄滅的。我麼……我還祇有四十一歲，可是我愛喝酒，不會長命。可是喝酒，是爲生活的不安，不安……算啦算啦，我是不高興把這種事放在嘴上的。我應該做萬人的大事業！我要真正做出事業來，縣長之類，會驚得目瞪口呆！」

他傲然的張開綠色的眼，另外一隻灰色的卻悄然望着火焰。立刻，他又大大的張開雙手：

「這便是我的志願。給我五個懂事的，正直的人！不正直，祇要有聰明氣的偷兒也可以！我就做出事業給大家看……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讓大家喫點驚，謀大眾的福利……」

他疲勞地滾動着身子，橫躺在齷齪的炕板上，呼呼的喘着鼻息。兩隻腳掛在炕門口，在融融的火光中映得紅品品的。

「講到女人也是一樣的道理。」他立刻打破了沈默。

「呃，女人？」

老闆仰視了一回天花板，接着就坐起身子，傷心似的說了：

「沒有女人過不了日子，就是做事業，女人也是大大的幫手。這一點，女人自己如果明白，那就好了……可是沒有一個女人能明白！比方有一個男子……生活跟一隻狼一樣！好比是冬天的黑夜，滿眼是山和雪。抓了一匹把肚子喫得膨膨脹脹。可是多麼寂寞呀！孤零零的坐着直着喉嚨吠叫……」

他抖了一抖身子，急忙向炕中望望。接着就扳起臉孔看着我，忽然又唐突的發出聲來，做出老闆的儼然的口氣說：

「別要發楞，把柴灰扒一扒！聽得出了神了……」

他搖搖晃晃的從炕口離開，一手搔着腰膀，站起身子，很久很久望着窗外。白的雪花在玻璃外面呼嘯着，閃動着。煤油燈的黃色的火頭，在牆上發出低低的聲響。燈罩子薰滿了煙煤，遮住了光。

「啊啊！」的叫了一聲，他就累贅的拖起了一雙破拖鞋，向麵包工場那邊走去，在一扇弧形的暗幢幢的門口消逝了。我送走了他，開始把麵包放進烘爐裏。等所有的都放好了，就打起瞌睡來。

「霍，不要睡過了頭呀。」腦頂上響出聽慣的聲音。

老闊背着手站着。臉孔和衣服都有點溼了。

「雪積起來啦，山呀，園呀，都蓋遮了……。」

他拉開了嘴，皺着眉頭向我盯了幾秒鐘，又慢慢的開口說：

「這樣的大雪，最好下它一禮拜，一個月，一個冬天，不說不定也許下到夏天爲止。那時地上的人都會死光……那就不必再拿出什麼鋤頭去埋葬……真的，真痛快，把一切傻子們都一下子了結掉……。」

他好像一個兩普特重的秤錘子，拋在地上滾滾的轉着，走到牆邊，就失去了他那灰色的身影……

每天朝晨東方透白的時候，我就得用籠子裝着新做好的白麵包，送到老闆的分店去。因此我跟老闆的三位姨太太，都成了相識。

一個是青年的女裁縫，鬚曲的頭髮，長得很不壞，一件樸素的灰色的衣服，穿得挺整潔。她那碧藍的水汪汪的眼睛，看起來東西來帶一種慵倦的樣子。白寥寥的臉上，有一種哀怨的穿婦氣。就使在背後，一提到老闆的名字也怯生生的低着嗓子，很尊敬的在名字底下帶着父稱。可是接到送去的貨，就高興得可笑，好像偷到了什麼似的。

「啊喲，白麵包，糖麵包，好喫得來。」發出嬌滴滴的聲音。

另外一個是高個兒的呆板板的女子，年紀約摸三十上下。臉兒豐滿而靜寂，溫和的低着光亮的眼鋒，發出聲來也溫和而穩重。她每次收貨的時候，總想故意賴一些個數。因此，我認定這女人，那高個兒的，冷冰冰的身子上，遲早會穿上女犯人的灰色條子花的囚衣，頭上包一塊白布的。

我總不喜歡這兩個女人，所以我的貨總希望送到第三個女子的地方。她的店比她們二個遠一點，因此別個送貨的，很高興讓我去享受見這個怪女人的樂趣。

她叫沙菲·勃拉娜，胖胖的，紅臉的女人。她那樣子，好像用積木把互不相似的種種部分，很快很牢固的堆成的一樣。

她頭上滿滿的一頭黑得發綠的波形的頭髮，像歐萊地方的女人。無論什麼時候，看去好像都不會梳理過。在兩塊胖胖的紅頸中間，聳起一個鑲上去一般的半高的鼻子。眼睛又特別的奇妙。在大的，水晶一般透明的眼白中，很妙的游泳着黑褐色的眼珠子。像孩子一樣放出快樂的神情。嘴也有孩子氣，小而鼓起，又胖又軟；肥碩的下頰，胖得顫顫動，碰到畸形發達的胸脯上。很懶，頭髮永遠蓬着，面上撲些粉，穿一件有扣子的上衣，赤腳拖一雙拖鞋，看來差不多有三十光景，其實還祇有「日（十）八歲」——她用着不正確的口音自己說。是一個從巴龍斯克被人帶來的孤女。原來老鬪是在那地方的妓院裏把她找來的。關於她落進妓院的經過，她自己說：

「我的生母死了，父親討了一個德國女子做後妻，後來父親也死了。那德國女人又姘了一個德國人，我就有了後母，又加了一個後父，都是後的。兩個人喝酒都喝得厲害，我那時已經十三歲了，那個德國人就撩撥我，我沒有辦法祇好依他。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長得很大。我常常被他們兩個毆打。後來我跟德國人一起，肚子裏有了孩子。大家心裏害怕，就逃出了家。走到外邊，沒有辦法了，房子因為欠了錢被人逐出了，有一個女人帶了我，坐輪船到那個地方去打胎，把身子恢復了，就被人賣到那種地方。前前後後的事，一想起來都是氣悶的……祇有一件事想起來很有趣，便是坐了輪船這一回事……」

自從聽了她的故事，我們就親近起來，這親近的開頭，也是很別緻的。起先我很討厭她那副傻頭傻腦的樣子，不正確的語音，懶森森的動作，和嘈雜的，滔滔不絕的嘴。第二次我去送貨的時候，她就邊笑着，邊告訴我她的私事。

「昨天我把老闆趕走了，把他的臉皮搔破了——你瞧見沒有？」

我是瞧見了的。一邊的臉上三條，另一邊的臉上兩條，都是手搔痕，但我不高興同她搭口，我不作聲。

「你是聾子？」她問。「還是啞子？」

我依然不回答。她就對着我的臉，吓了一口說：

「傻子！」

這一次就這樣完結了。可是第二天，我正蹲下身子，把賣剩下來了發了霉的硬麵包裝進籃子裏，她卻撲到我的背上來，把兩隻短短的肥軟的手臂，攀住我的項頸說：

「把我背起來！」

我發了火說，別胡鬧。她卻壓在我背上不肯放，壓得更加重了，催促着說：

「快，背着我走呀……」

「快放手，再不放我把你摔在地上呢……」

「不不。」她不在乎地說：「你不能夠。我是女子，男子應該聽女子的話——快呀！」

從她那丰潤的頭髮，放出觸鼻的香油的氣息。全身也好像遍滿着一種膩味的油氣，像一架舊的印刷機器。

我出其不意把背脊一摔，將她摔在地上，她仰天躺着，兩隻腳跟擂鼓似的打着板壁，像小孩子一樣哭起來，吼吼的喘着。

我可憐起她來，心裏覺得抱歉。她背着我坐在地板上翻起的袴管裏露出白的，光

滑得像磨過一樣的小腿，抽搖着兩肩。瞧着她的肌膚，感覺一種可驚的寂寞。特別對那脫下了拖鞋的一隻小伶伶的赤裸的腳，腳指頭一動一動的樣子，更有深深的感動。

「我不是預先對你說了的麼？」我囁囁着說。就去扶她起來。她皺了眉頭，吁了一口大氣：

「這麼狠，這麼狠……輕輕的年紀……」

剛說着，忽然舞蹈着兩腳，格格的天真的笑了起來。又大聲的說：

「滾出去，滾出去，讓野牛跟豺狼把你喫掉！」

我害怕得不敢出聲，怨着自己，狼狽的走出到街上。到處的屋頂上，冬夜的殘雪在融化得淡薄了起來。一種朦朧的朝霧，罩上了這個街市。但是街燈的黃色的光，映照着深深的寂靜，還是沒有消去。

「喂，喂。」她打開了店門，在我後面叫喚：「你甭擔心，我不會告訴老闆的……」
兩天以後，我又送貨到她那裏去，她很高興的，笑嘻嘻的迎接我。忽然想起了什麼，便問我：

「你識字麼？」

她從帳檯抽屜裏拿出一隻漂亮的文件夾，遞一張紙條給我，看：

「你念念看！」

是一首詩，用很整潔的字體書寫的，我念出了開頭的兩行：

咱們老子是個有名的官強盜，

五萬個虛布裝滿了腰包。

「啊，討厭來！」她從我手裏奪去紙條，這樣的說了一句。立刻想了一想說：

「這是一個討厭東西寫了給我的，也是一個孩子。還說是大學生哩；我頂喜歡大學生，挺神氣的，像陸軍軍官。那個大學生想弔我的膀子。他這是說他的老子！他那老子是一個挺神氣的白鬍鬚老頭子，胸頭掛一個十字架，常常帶一條狗散步。老頭子帶狗散步，我瞧了最討厭——別的東西，又不是不能作伴。可是他的兒子卻叫他強盜，寫得這麼不堪！」

「這種人理他做什麼？」

「啊！說着，她睜圓了眼睛：「老子也可以罵的麼？可是他自己呢，卻上妓女那裏喝茶……」

「妓女？」

「妓女就是說我呀！」她出奇的，含恨的重聲說。

「真是下流胚子！」

我和她之間，終於成立了一種特別的，談友的奇妙關係。兩個人什麼話都談，但是對於對方的本身，卻都一點也不明白。有時她對我很委細的談些女人的事，自己的事，害得我低倒頭擡不起來。

「什麼，她當我也是女人麼？」

事實卻不這樣，自從我們成了朋友，她再不對我做出輕浮的模樣。上衣的鈕子也扣起來了，脅下的破綻也補好了，腳上甚至於穿起鞋子來，而且客氣的笑著說：

「茶炊正燒好呢！」

走到店堂後面，兩個人就喝茶。這裏放着她的小小的牀，兩把椅子，和一口古舊的

胖得滑稽相的箱櫃。櫃子最下面的一隻抽屜，老是半開着不動，沙菲把右腳或是左腳在抽屜角上一碰，就皺一下眉頭把腳縮起，打着櫃子蓋罵：

「啊，喲，大塊頭！跟養門諾夫一樣，又胖，又壞，真是傻鬼！」

「老闖是傻鬼麼？」

她出奇的聳一聳肩膀，豎起了兩隻耳朵，一動一動的說：

「這個，還用說！」

「什麼地方傻呢？」

「什麼地方都傻呀！」

「可是，你得說出這樣的地方。」

她回答不出，發怒了：

「可是，可是……可是……可是……一句話就是傻鬼！」

不料有一天她用很莊重的態度向我公開：

「你當我跟他一起睡覺麼？其實前前後後祇有兩次。還是在那邊的時候，自從到

了這裏一次也不會睡過呢。以前有一次，我坐到他膝頭上，他立刻擰着我說，走開，走開。他同另外兩個女人一起，他不知道把我怎樣辦。這條鋪子不能掙錢，做買賣我是外行，他最討厭，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開這樣鋪子。有時我問他，他就說你知道什麼。世界上真有許多傻裏傻氣的事情，真是……。」

她搖搖頭閉上眼睛，臉上像死人一樣呆板。

「你見過，那兩個女子麼？」

「我見過，他喝醉了酒，便帶了其中的任何一個到這兒來。他跟瘋子一樣地罵她，叫我打她的臉，對於青年姑娘，我是不動手的，那女子很可憐，索索的發抖。可是那個太太氣的，我打過一次，她也喝醉了酒來的，因此我打了她，這個女人最討厭。可是後來，我心裏恨不過，我就搔破了老闊的臉……。」

她沈默了一回，接着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低低的談起來：

「他一點也不可憐，他是一隻豬。可是……他有錢……但願他害病，變叫化子。我老是對他說：幹麼這樣想不開，應該過得舒服點呀……第一件，就討一個漂亮點的太

太，養一個孩子……。」

「他不是已經有太太麼？」

沙菲把肩膀一扭，斷然的說：

「他謀殺過人……也可以把太太謀殺的呀……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簡直是瘋子……他……總之……。」

我對他解釋，人是不可以謀殺的，她卻坦然的說：

「世界上還不是很流行……。」

她的窗檻上放着盛開的鳳仙花，有一天她很自傲的說：

「好不好，這鮮豔的花？」

「好呀，但這不是鮮豔的花，這是紅的花。」

她把頭一搖：

「不，不能這樣叫。紅的什麼的，是說花布之類的。鮮豔，是從上帝和太陽菩薩生出來的。紅歸紅，鮮豔歸鮮豔……完全不是一回事……。」

……對於這種初看非常單純而其實是那麼頑固的人跟她做朋友愈來愈不痛快了。一方面，現實是漸漸化成苦的夢幻。另一方面，書上的話，愈加顯得光輝而美麗了。於是——一切的事物，像冬夜的星星，遠遠的離開去了。

有一天，老闆凝注着那隻祇有那時候纔這樣的發出銅綠顏色的綠眼，對住了我氣鼓鼓的問：

「喂，你到那個鋪子喝了茶來的吧？」

「唔，喝了的。」

「喝喝茶沒有關係！你當心點……」

他撞了我一下，在我身邊坐下。貓兒似的眯細着眼，打着舌板，噉着嘴唇，含蓄着狂樂的感情說：

「怎麼樣，這娘兒不錯吧。我祇當着你說……天下真找不出這樣的寶貨！她那些對我說的話……就是任便什麼傳教師，也不能說得那麼妙！真的，我試着嚇唬她，喂，傻

姑娘，我要揍你，揍得你——佛出世，二佛涅槃，再把你趕出去！可是她一點也不害怕……說真話，我最歡喜這鬼頭，她愛說真話……」

「聽了真話便怎樣？」

「沒有真話就無聊呀。」他爽脆的說。

接着他嘆了一口氣，向我送着白眼，好似喫了我什麼虧了，噤咕着說下去：

「你當做人很有趣吧……」

「誰說有趣？何況跟您在一起……」

「跟您在一起！」他學了一句，好久扳着鬼臉不則聲。他的臉像暑天的老狗，望着下掛着，耳朵也望下掛着，下脣像一塊破布掛在下頰上。爐火映着他的牙齒，牙齒發着淡紅。

「傻的人做人纔有趣，可是聰明人，雖然有時也喝醉了酒發瘋……但聰明人是和整個生活打仗的……無論什麼時候，我一躺到牀裏心裏總有點懊惱。讓蟲子來咬我吧！當然，我給別人當夥計的時候，蟲子也一樣咬過我的……對於金錢，也是一樣的

道理！生活一過得好，它就走掉……一切東西，都走得沒影沒蹤，留下來的，祇有頂頂不值錢的東西。頂頂不值錢的東西，就是女人……女人雖然頂不值錢，她可是頂頑固，頂不好對付……」

「那麼，您在她身上，正在找真話吧？」

他氣咻咻的大聲說：

「什麼你？你當女人跟你一樣不懂麼？她們絕對，絕對不是這一套。庫金固然害怕上帝，把真話告訴我……他當我會化了錢買他的真話呢。可是我自己卻是這樣的人，我把臭爛的貨色賣好價錢！」

老闊用食指指了指爐火。

「愛果爾是一把斧子，他跟秤砣一樣笨；你呢，也跟他一樣，你雖然會跟鳥兒一樣的吱吱的叫，其實，不過等人家把他捕去。在你，以為大家聽你指揮，你就滿足，但我可不然，我原來連上帝也不管我的。上帝對我說：喂，華西里，任你自己高興，你去過活吧，我決不管你，你要上哪兒就上哪兒！」

他叫黃臉受着火光的反映，汗涔涔的顯出淡紅的光澤。眼睛跟死一樣，呆呆的坐着，很困難的搬動着舌子：

「可是那隻貓頭鳥，沙菲呢？她肆無忌憚的對我說：您這樣做人是不對的。說不對呢，也真不對。既不像狼，又不像豬……那麼，我就問她：怎樣做纔對呢，傻蛋她就說：我不知道，您自己知道的呀！您是聰明人，人家告訴您也沒用，您自己知道的……你瞧，這就是真話。這不叫真話，還有什麼是真話呢……這麼一比，你們就……」

他胡說白道的，越說越起勁了：

「我叫他貓頭鳥。白天簡直是一個瞎眼的傻娘兒……。一到夜裏，傻雖然傻……總之，祇有夜裏……她有精神……」

他低低的笑了。在這笑聲中，帶有過去他對豬兒說：

「野蠻的傢伙，壞蛋……」

時候那種和善氣。

「我娶了三個女人。」他繼續說：「一個專門為肉體滿足，那是髮髮的娜蒂加。她

最淫蕩！了什麼都害怕，其實是什麼都不怕。她是沒有恐怖，也沒有靈魂的，有的祇是淫慾，就是神仙也會被她迷倒，簡直像一隻吸血蟲。其次是一匹老母雞，我有了她可以增長智慧。她本名是格拉斐拉，平常叫她格拉西加，她不像她的名字！一隻老母雞，最合適也沒有！我最愛作弄她，我說你儘管去禱告，儘管去上燈，你終究要落地獄的。怕鬼，又怕死，可是她還是偷偷用假錢。最近她付我三個假銅子，以前也付過我五個，我問她哪裏來的？說是買主地方什麼時候錯進來的。這是說謊……她一定是一黨，專門打了折扣兌進來，擔任使用的。她是一個聰明的，調皮的女人。同她在一起，氣悶得很，總叫人要發火……可是對她發火，連我也有點寒心……。她會謀殺人的，用枕頭，我保得定用枕頭！可是她殺了人，她馬上會向上帝禱告，上帝呀，恕我吧！這是一定的！

一種銳利的刺激，從他醜陋的身上發散出來，爐炕的火耀得更猛烈，更灼熱了無情的照着他的身子。他熱得要命，流出了油汗，發出一種油膩的酸蒸氣，像夏天的污水池發出來的一般。我想罵他，打他，引怒他，使他掉轉話題，但這時候，他卻發出苦澀而有濃烈氣味的話，迫我去傾聽它。——這些話粗暴得很，而其中卻有哀愁的節奏。

「人人都說謊，呆子是因為無知無識，聰明人是因為狡猾。可是那隻貓頭鳥，她說的卻句句都是實話……她說實話……不為自己的好處……也不是因為靈魂……靈魂這東西，最討厭也沒有！她祇是心裏有話，嘴裏就說。聽說大學生是喜歡真理的……我就到他們喝酒的館子去過……完全不行，他們光吹牛皮……，光是喝酒罷了……。」

他喃喃着，再不注意到我了，好像忘記我正坐在他身邊。

「對於有一種人，愛真理……就好像愛一位高貴的太太……一箇腦兒祇見過一遭……一生一世就害相思……終究還是想不到手……簡直像夢裏見到的一樣……。」

他是喝醉着，清醒着，還是病着，叫人再摸不透。他遲鈍地挪弄着舌頭和嘴唇，彷彿頭腦裏想到尖刻的話，嘴裏卻說不上來。這一次，他好像特別不愉快，而我呢，迷迷糊糊望着炕裏的火，不去聽他的囁咕了。

潮溼的柴，吱吱的響着，吹着白沫，冒出濛濛的青煙來，燒得很起勁。紅中帶黃的火，

抖動着吞捲了大塊的木柴。猛烈的火焰，像蛇舌一樣，舐着炕磚，舌尖正彎着勢頭要竄出炕口，一陣青煙——一陣濃密的沈悶的煙，把它熄滅了。

「噁舌家！」

「什麼？」

「你知道你的什麼地方使我注目！」

「你說過了。」

「是麼……。」

他沈默了一回，接着又像叫化似的拉長嗓子說：

「你幹麼說，我要傷風送命的……這大概你沒有想一想，隨口亂說的吧！」

「你該去睡覺了……。」

他搖搖頭，呷呷的笑，又用同樣調子的哭聲說：

「人家對你好意，你倒要下逐客令……。」

我第一次從他嘴裏聽到一聲好意，我試試他是不是真意，於是接着說：

「你有好意，你就給些雅西加吧。」

老闖沈重的聳一聳肩，沒有作聲。

在這次談話的兩天，這響鈴兒回到麵包工場來了，頭髮剃得光光的，在醫院裏過了這麼些天，眼睛顯得清秀，同樣的整個身子也清秀了些。雀斑臉瘦了一點，鼻子顯得愈加高了。這孩子喜孜孜跟做夢一樣，帶跳帶蹦在工場裏跑來跑去。他害怕把新褂子弄髒。而且像儼乎其然的把一雙乾淨的手插在土布袴子的袴袋裏，這袴子也是新的。

「誰把你打扮得這麼漂亮，像新郎似的。」工場裏的人問他。

「尤麗亞。」他站在問他的人面前，用微弱可愛的聲音回答。以後，把左手從袴袋裏拔出來，裝着手勢講：

「她是醫生的太太，一位上校的女兒。那位上校給土耳其人砍掉了一條腿，直到膝頭為止。那個人我也見過，光頭皮，見了什麼，總是說胡鬧胡鬧……。」

以後，感嘆的說：

「醫院裏真好，真好！乾淨得很！」

「你那隻右手裏拿的什麼？」

「沒什麼！」回答着，驚慌的睜圓了眼睛。

「你說謊拿出來！」

他害羞，扭扭着臉，那隻手向袴袋裏伸得更深，肩胛也掛下了。這可引起了大家的興味。便決定抄他的身子，把他捉住，按倒，從袴袋裏抄出東西來，一看是一個新的二十戈貝的銀角，和一個松香做的小小的聖像。聖像是手抱嬰兒的聖母像。人家馬上把銀角還了他，聖像卻拿來大家傳觀。起初這孩子還硬裝着笑臉，把小手伸向拿聖像的人，後來皺上眉，發氣了。大兵米羅夫把聖像還了他，他粗暴地望袋子裏一窺，就跑開到什麼地方去了。晚飯後他跑到我這邊來，衣服已經皺了，滿是漿漬和麵粉。白天那快樂的孩子的模樣，全沒有了。

「呃，那件禮物也把我瞧瞧吧！」

他把藍眼珠一斜：

「沒有……」

「放到哪兒去了？」

「沒有了……」

「沒有了？」

雅可夫吁了一口氣。

「怎麼回事？」

「我把它扔了。」他低聲說。

我心裏不信，他瞧出了這個就劃了一個十字說：

「真的……我不對你說謊，我扔進炕口裏去了……它滾起來，像油脂似的滾着，就燒化了！」

他立刻咽嗚起來。把臉兒挨在我的腰裏，哭泣着說：

「大家……把它弄壞了……那個大兵用指頭戳穿，在腰邊挖掉了一點……這惡魔。尤麗亞給我的時候，捧着聖像接了吻，又吻了吻我說：送給你……這對於你有好

處……」

他哭得很傷心，使我無法勸慰，可是我也不想讓麵包工場裏的工人看見，叫他們自己感到慚愧……。

「你幹麼呀，雅西加！」出乎意外地，老闆問了。

「他身體太不好，在工場做太辛苦，可不可以調他到鋪子裏做？」

老闆想着，咬咬嘴唇，冷冷的說：

「身體不好，鋪子裏也幹不來。鋪子裏冷，要着涼的……格拉西加又要打到貓頭鳥的鋪子裏去吧……她太懶，地方弄得很髒，好到她那裏去幫幫忙……那邊很輕快……」

他望了望炕子裏金色的炭火，悄悄從炕口出來。

「把灰扒一扒吧！」

我把長火鉤子通進炕子裏，討厭而無聊的老闆的話，就在我的頭頂落下來：

「你也是一個傻子！幸運繞在你的身邊，可是你……什麼，什麼……這可什麼行？」

一條骯髒的街道，被許多古老斑剝的房子的濃影包圍着，三月的太陽偷偷地窺進來，彷彿害怕弄髒了自己似的。我們一天到晚關閉在市中心陰暗的地下室裏，從潮溼一天天的增加知道春天的近來。

下半年約有二十分鐘的光景，工場裏最靠外首的一張窗子上，曬着一點兒陽光。古老曇花的玻璃，就現出明朗的紅色。從打開的氣窗裏，聽見雪撬滑板上的鐵皮擦在街石上的吱吱的聲音，而且街上種種的聲音，也更直接，更響亮的聽到。

麵包工場裏不斷的唱着各色各樣的歌，但歌聲中沒有冬天那樣的和合一致，合唱的歌是不相宜了。會唱歌的人祇顧自個兒唱，常常變換歌調，彷彿找不到合乎這春天情調的歌。

你呀！我變了心

鐵根在爐子邊開頭唱，華諾克用勁的後邊接上來：

我的終身就糟塌了……

於是歌聲突然打斷，用唱歌一樣的高聲講起話來。

「再過這麼十天，鄉下就要下耕啦。」

夏杜諾夫正捏好一團麵粉。他沒有穿褂子，膊子上流着油汗，用一條菩提樹皮縛着亂髮，邊縛邊用眼望着窗子外。

他的陰氣的嗓子，低低的哼着：

一羣巡禮人在街上走過，

也不出聲也不向這邊望。

亞杜西加在屋子角裏補破袋，不時的咳嗽着，用女孩子似的嗓子，吟着吟熟了的史里可夫的詩：

我親愛的友人呀……

你躺在……白木的棺裏，

瘦弱向着白地……

一杯屍單……與蓋到臉子……

「呸」庫金向他唾了一口：「傻子，你唱什麼屁歌……小鬼，我給你們說過一百遍啦……」

「喔，媽媽！鐵根打斷了歌聲，興奮的喊：『再過些時候，世界就要熱鬧起來啦！』於是用腳打着熟巧的板眼叫喊：

一個喝醉的女子走過來了，

遠遠地她在那兒微笑，——

真開心，那樣的嬉兒，

叫人一見心頭跳……

烏拉諾夫馬上接上來：

華西里家的瑪麗亞，

年青的伙子她都要。

就在春天的四月裏，

甩了頸子也不在乎。

在南腔北調的歌聲裏，在斷片的談話裏，也使人感到強烈的春天的氣息，感到常常引起新生之望的春天的想念。吱吱苟苟的樂聲，彷彿這班人正在練習新的合唱。當這些聲音湧流到我們烘房來的時候，各種龐雜的聲音，和斷斷續續的一聲二聲，都帶有一種融融的美感，誘動着人們的心。

於是我也想起了春天，她像一個熱愛萬物的女神，映剎在我的眼前，我向派衛爾喊叫了：

華西里家的瑪麗亞，

年青的伙子她都要，

夏杜諾夫從曇花的窗子離開了臉，攔住了鐵根的回答，悶聲的唱：

一條崎嶇的小小的路呀，

給無罪的人們行走。

從老闊的屋子裏，透過板縫，傳過來老闊娘的叫化樣的傷心的叫聲：

「喂，華西里……。」

老闖喝醉了酒，已經第二個禮拜了。醉意已經漸漸充足，很快地把他弄得非常憔悴，他已經不會說話，眼睛也瞧不見了。他祇會吼叫，瞎子樣的摸着路直闖。眼球凸出，毫無光澤，周身青腫像個水裏的浮屍。耳朵豎得很高，嘴唇望下直掛，露了的牙齒，好像在他怕人的臉上，即使沒有也沒有關係的樣子。有時他慢慢地移動着兩條短腿，在地板上跌跌踉踉的，從屋子裏走出來。出來就走到有人的地方，用着呆鈍失光的眼球，把人們趕出兩旁。在他後邊，兩隻大手拿着瓶和杯子，跟着上來的，是一樣泥醉了的愛果爾。他那張麻臉，全是紅黃的點子，呆鈍的眼，半開半閉的，嘴直張着，好像受了火傷不能呼吸的人一樣。

他嘴唇不動地含混着說：

「讓開……老闖來啦……」

老闖娘也跟着他們，低着腦袋，眼裏吊着淚水，淚水快會落到她捧着的盤子裏，把青盤裏的鹹魚，香蕈等等弄淨。

工場變得像地窖子，肅然無聲。充滿了窒息的陰鬱。在這三個發了狂一樣的人走

到的地方，發出一種猛烈的刺人的氣味。他們引起了恐怖和嫉妬，等到他們的影子，在走向廊下去的門邊消失，工場裏的人，有幾分鐘像打傷了的一樣，沈默了。

但其中，開始有斷斷續續的小聲的談話：

「他要醉死啦……。」

「老闆麼？他不會死！」

「你瞧，那些捧着的下酒菜！」

「氣味很不壞……。」

「華西里老闆，也化費得厲害……。」

「得化多少錢呀！」

「叫你掙一個月，還不够呀。」

「你怎麼知道？」大兵的米羅夫，帶着不失自信的謙遜說：「你倒試試看，喝我的
一個月工錢」

「一定醉壞呢……。」

「可是樂是樂的……」

我好幾次走到廊下去看老闖，在院子裏照着溶溶的陽光的地方，愛果爾把一口爛木箱放得像棺材一樣，老闖不戴帽子坐在上面，右手邊放着下酒菜的盤子，左手邊放着瓶。老闖娘小心翼翼地坐在箱子的一端，愛果爾站在老闖背後，扶住了他的兩腋，膝頭靠住他的腰邊。老闖就把全身向後靠住，望望蒼冷的天空。

「愛果爾……我鼻子管通不通？」

「通的通的……」

「每呼一口氣，要讚揚上帝麼，每呼一口氣？」

「呼一口氣就得讚揚一次呀……」

「斟酒呀……」

老闖娘像受驚的老母雞，慌忙把酒杯子放在丈夫手裏。老闖把杯子舉到口邊徐徐的喝。老闖娘在旁邊一個一個的劃着小小的十字，嘴唇像跟人接吻似的凸起着。——這是又可憐又可笑的場面。

接着她低聲的說

「愛果爾，他就這麼醉死麼……」

「不用擔心……老闆娘……沒有上帝的意旨……什麼事都不會有的。」愛果爾像說夢話似的說

庭前石頭縫中的水潭子裏，春天的陽光映出了影子，愉快的映照着。

忽然，老闆彷彿想望一望水潭裏的天空和屋頂的影子，把身子向前撲倒，臉子幾乎撞在石頭上。於是，他問：

「這個太陽是誰的？」

「是上帝的。」愛果爾好容易把他拉住了，用勁的說。老闆養門諾夫再把自己的腿向前一伸，又問：

「這條腿是誰的？」

「是您的呀。」

「你胡說！那末我是誰的呢？」

「您是您爸爸的，賽門的……。」

「你胡說！」

「是上帝的。」

「對，對，這纔不錯！」

老闆舉起腳踏在水潭裏，污水濺到胸口和臉子上。

「愛果爾，」老婆子又咿唔了。愛果爾把食指向她禁壓着說：

「老闆娘，我不能跟老闆鬪氣的……。」

老闆把眼白翻了一翻，並不去揩拭臉上的污水，接着問了：

「愛果爾，頭毛沒掉落麼？」

「不會掉落的……沒有上帝的意旨……。」

「喂，把腦袋伸出來讓我瞧……。」

愛果爾把自己亂髮蓬鬆的大腦袋側到他的手邊，老闆把手指突進哥薩克的髮堆中，拔了幾根，向光照了一照，還給愛果爾：

「藏起來……別掉啦……」

愛果爾從老闆肥胖的手指裏，仔細的撮下了髮毛，在掌心裏搓成一個團，藏在自已花背心的袋子裏。他的臉照例沒有表情，眼裏也沒有一點活氣。祇是一心一意的，無意識的動作着，可見他也已醉得相當厲害。

「你當心點，」老闆揮着一隻手含混的說：「什麼東西都要抓住……一根毛也要抓住……」

像這樣的行動，他們無疑已演過好多次了，在他們的動作中已帶了熟練的姿勢。老闆娘冷靜的望着，祇有枯黑的嘴唇發着顫動。

「唱吧！」老闆忽然小聲的說。

愛果爾把帽子向腦後一推，做了個怕人的臉色，同老闆坐在一排，發出倒嗓的低啞的聲音：

他是頓河的哥薩克，

老闆像要飯的叫化，伸出一隻手，握緊了手指：

不他還是葛列賓的小伙子……

老闆昂起頭來喊叫，他那盲目的粗野的臉，簡直像化水似的，哭得滿是眼淚。當這個合奏進行的時候，和我並排站在廊下的奧西普，悄悄兒問：

「瞧見沒有？」

「呃！」

他望着我，曖昧的抖顫的微笑了——這回兒他瘦得厲害，那蒙古人似的眼睛，顯得大了幾分：

「什麼？」

奧西普躬着腰伏在我耳邊低低的說：

「什麼叫有錢，什麼叫享福？享福就是這樣的麼？你瞧瞧……」

當老闆喝醉的這幾天，沙西加在工場裏跑來跑去，也跟喝醉的一樣，眼睛不安的發着光，兩手跟受傷一樣掛着。汗光光的額上顫動着褐色的鬚髮。工場裏每個人都公

然談着沙西加的偷盜，他一來，用稱讚的笑臉迎接他。

庫金像作客似的，用許多好聽的話稱讚工頭。

「是囉，亞歷克山大在我們當中是一隻鷹，一定會高飛的……」

誰要有機會，就都偷盜，當做玩耍什麼的。偷來的東西，馬上化錢喝酒。三個工場的人，都因喝酒而顯出生氣。學徒上酒店去買酒，滿衣袋的裹了麵包捲去，在哪裏換冰糖果喫。

「老是這麼樣，賽門諾夫馬上得破產。」我對鐵根說，他很好看的搖搖頭否定。

「那裏，老弟，老闆一個盧布有三十六個戈貝好掙呢……」

他好像很明白老闆賣買的利益地說。

我笑笑，派西加不服氣的皺皺面孔。

「你對什麼都發善心……你幹麼老是這樣子？」

「並不是我發善心……我不懂爲什麼要這樣胡鬧，可真不行……」

「胡鬧的事，總是難懂的。」夏杜諾夫插進嘴來，工場裏的人都集中注意來聽我

們的談話。

「大家都說老闆很精明，開工場，開鋪子，稱讚他有本領……一方面卻拚命糟塌工作……」

幾個人的聲音同聲回答：

「那當然，要糟塌！」

「有喫的，別發楞，喫吧！」

「祇有老頭子喝醉酒，咱們纔得透口氣……」

我的話馬上被沙西加知道，他像鳥一樣衝到烘房裏來，他總是那末漂亮的小白臉，穿着灰色的洋服。一跑來，露着牙齒呼喝：

「你想謀我的位置麼？儘你多刁，還總是一個小孩子……」

大家熱心的望着我們，巴望我們快點吵起來。可是沙西加並沒喝醉，他很小心，而且咱們兩個有一次是曾經「動過武」的。他小言小語，像蚊子刺人似的諷刺我，有一天我對他說，你再這麼固執，我就揍你。那是一個節日的近旁，屋子裏的同事，都走開了。

家裏祇剩我們兩個

「好，來吧。」他把衣服脫下望雪地上丟，捲起襯衫的袖子。「可是，祇準打身體，不作與打臉，臉子是一個鋪子的招牌，你也明白……。」

沙西加打敗了，他求懇我：

「你很懂事，你不要對誰說我打敗了，我特別請求你，你在這裏不過打打短，就要走的，可是我卻得同他們一道耽下去的！你明白吧？好，我請你客，到我那裏喝茶去……。」

在自己的小屋子裏喝茶的時候，他很小的揀着字眼對我用勁的說：

「我說過你是很懂事的，有人說我手腳不乾淨吧？粗粗看來，這是不錯的。但一切事要進一步看……。」於是越過桌子把身子伸到我這邊來，受了委曲似的眼睛發着光，像唱歌似的說明：

「我比賽門諾夫更壞麼？我比他笨麼？我比他年青，漂亮，聰明……：叫我幹幹事業看，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業，交給我幹幹看，我立地會向上，敞開翅膀，那時誰個都得大喫

一驚，看得眼羨起來的！我有這麼漂亮的臉子和身體，我難道不能跟有錢的寡婦結婚？不，就是帶嫁妝錢的小姐，也沒什麼配不上吧？我可以用幾百個夥計。賽門諾夫，算什麼東西？他連影子也沒有呢……他是一條泥鳅，祇配在陰溝裏游。他卻蹲在屋子裏！那纔是怪東西哩！」

他把貪心的紅嘴唇拱成一個管子，吹着口哨。

「喂，主教過的是清淨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多辛苦，多煩悶，他不能如心稱意……你認識羅什庚麼？他是警察所的書記。這一本主教的故事就是他寫的書，他講話頗有道理，雖然他是一個醉鬼。這本書裏，一個看教堂的，說了正直的話：

不，主教，你可不對啦，

要不偷麼就難過活……

這個在活潑勻整的身體，放一個褐色腦袋的人，使我想起古代的羽箭，箭頭插一團放松香的麻屑，點上火，在暗夜裏射出去，誰射到就遭災，倒霉。」

像現在這樣老闖酒醉的時候，沙西加就特別發展。他跟老鷹抓小雞一樣，抓起一

把鈔票望外跑，看這樣子令人不快，也引起人的興味。

「要鬧事了。」夏杜諾夫在我耳邊輕輕的說：「站遠點說要不然會被捲喫的……。」

他特別注目到我，好像幫助一個不會做事的人，來幫着我的忙。有時代我肩粉和肩木柴，有時代我調麵粉。

「你幹麼替我做這些事？」
「你眼也不望我地低低說：

「這些事叫我做吧！你的氣力可以留作另外的用處……：你要保重。人的氣力，一生一世祇有一度的……。」

接着，又照例低聲發出問題來：

「Fraxa 是什麼意思？」
或是突然講一種奇妙的話：

「黑羅斯派的人，說聖母不祇一個，確實有些道理……。」

「這是什麼意思？」

「也沒有特別的意思。」

「你不是說，一切人們的上帝，祇有一個？」

「這個當然！但人有各色各樣，各人都憑自己的喜歡，把唯一的上帝作種種解釋……韃靼人，摩特准人，都是一樣……這真是罪過！」

有一天晚上，他同我一起烤火，他說：

「我很想打斷一條胳膊，或是腿子也好……要不然害一種外表看得見的病……」

「這是什麼意思？」

「一種明白看得出的殘廢……」

「你瘋啦？」

「我很好——」

他向四邊望望，解釋道：

「是這樣的，我想當一個魔術師，我的性情很傾向這個職業。我的外祖父是一個魔術師，叔公也是，這位叔公在家鄉是頂有名的魔術師，還是一個稀有的養蜂家。他的名氣全省都知道，韃鞨人，契萊彌思人，邱伐西人全知道他。他早就是一百歲開外，七年前他娶了一個沒家的韃鞨姑娘，生了好幾個兒子呢。他結過了三次婚，再不能明媒正娶了。」

他吁吁的喘着氣，慢慢地沈思地說下去：

「你會說，這是騙術！可是騙術怎麼能活到一百歲，人人都會騙術，可是心裏不快樂……。」

「那末，爲什麼你一定要殘廢呢？」

「我想到外邊去……跑得越遠越好，到處去看看……多麼好呀我想看看，一切人是什麼樣子……怎樣過活，希望些什麼；可是我這樣的臉子，我不能去流浪。人家問我，你爲什麼要流浪？我可答不出來。所以我想，最好壞掉一隻胳膊，要不然，長出一個瘤來也好……長瘤不大好，人家見了討厭……。」

他噤住口，眼珠轉動着，時不時地望着火。

「你已經決定了麼？」

「我沒決定，我做什麼說出口。」他喘着氣說：「說沒決定的話，祇是吵鬧人。我已經決定這麼辦……。」

他儼然的揮一揮手。

這時候，一個帶着惺忪的笑臉，搔着頭皮的人，悄悄的向這邊走來。他是蓬着頭髮的亞杜西加。

「我做了一個夢，我在游水，沈進去，沈進去，游來游去，正游得高興，撲通跌下去，腦袋碰到河底。我的眼裏流出了黃金的眼淚……。」

真的，他那對好看的眼裏，正含滿着淚水。

大概是兩大以後的晚上，我把麵包放上了烘爐，正在迷迷糊糊的，一陣尖利的叫聲驚醒了我。通麵包捲工場的門，老闆站着。他在大罵着什麼？激烈的語聲從他的嘴裏

爆出來，好像一隻破口袋裏落出來的豆子。

那時一聲巨響，老闆的房門陡的打開，又一聲叫喚，沙西加的身體跌倒在門檻上。老闆手扳在門枋裏，望着他的胸腰不住的亂踢。

「喔唷……打死人了……」青年大聲叫喊。

「什麼……什麼……」賽門諾夫每踢一腳就這麼說一聲。每次沙西加想把身子坐起來，他就很靈巧的把他的腿子絆倒，弄得他打滾。

麵包捲工場裏跑出幾個工人來，默默的圍成一團。清晨的暗影中瞧不出每個人的臉色，祇感到大家都在出聲。沙西加滾到他們身邊，高聲的喊：

「弟兄們……他要打死我……」

他們彷彿一堵破牆被風吹倒。連忙向後退開。正在這時候，亞杜西加不知從哪裏跳出來，正對着老闆呵喝：

「停手！」

賽門諾夫回頭一望，沙西加就像一條魚似的鑽進人堆裏，溜跑了。

鴉雀無聲，不知道是人性勝利，還是獸性勝利，這痛苦的沈默持續了幾秒鐘。

「那個？」沙聲的一問，老闆兩手遮着眼向亞杜西加那邊望，馬上昂起面孔一隻手舉起來。

「是我！」一聲大嗓子，把身子退後。老闆就向他撲過去。這邊奧西普正擡起頭來，臉上就着了一下。

「喫了一下？」回頭一望，吓的唾了一口。他沈着的說：「喂，別發瘋啦！」

突然，一羣兩手疊在背後的，插在袋子裏的託在腰裏的人，密密地排列在老闆的面前。那是派西加大兵和氣的拉普推夫，蒸工尼基泰等等的臉子，每個人的腦袋都望前伸，準備喫打的樣子。他們嘴裏都發出不自然的大聲：

「別亂發脾氣！你當咱們都是賣身給你的麼？我們可不是你買來的呢！」

老闆好像在破地板縫裏長了根，木然的站着。兩手疊在肚子上，頭略略低倒，彷彿傾聽一種聽不清楚的喊聲。在螢然的黃色壁燈光中照出黑黢黢的一羣，漸漸的你一句我一句向他攻擊，光線當中，時不時照出一個扭轉的腦袋，一副露出的牙齒。大家叫

的叫，哼的哼，而聲音最高的是蒸工尼基泰。

「你把咱的勞力榨得一點不剩！你不要太威風，老頭兒！」

罵聲像污水的泡沫沸騰了。其中也有人望着賽門諾夫的鼻子尖掄拳頭。可是他彷彿睡着似的站着。

「你的錢那裏來的，不是咱們替你掙的？」亞庭叫喊了。接上來，是鐵根像讀書似的說：

「老實對你說，一天做七袋粉，我們不答應。」

老闊掛落兩臂，向右一轉，腦袋奇妙的向兩邊動動。就默默的走開了。

……麵包工場和平而熱鬧的高興了。大家都暢快着，一起做起工來。顯出新鮮的眼色，融和的，甜蜜的，互相望來望去。鐵根大聲的說：

「喂，大家使出手段來！什麼東西……好好兒幹吧！做出來給這位寶貨瞧規規矩矩幹活，心裏快樂！」

拉普推夫肩頭壓着粉包，站在工場當中，舐舐嘴巴，咋着舌子說：

「瞧瞧，這個場面……大家同心合力，就什麼都不怕……」

夏杜諾夫邊秤着鹽，邊咕嚕着說：

「大家團結起來，把老頭兒揍一頓纔痛快呢。」

大家變得像春天的蜜蜂。亞庭分外的高興。祇有庫金老頭一個，照例念着他自己的話：

「小鬼開什麼心呀……」

鉛色的寒霧，凝罩住鐘樓。回教堂的尖塔和好高房子的屋頂，使街市好像砍去了腦袋。從遠處望去，路上的行人，也像沒有了腦袋。四周圍籠罩着潮溼的空氣，令人喘不過氣來。滿眼是一片的迷濛和銀灰，還有沒有熄滅的街燈，昏然的映出朱黃的顏色。人行道的石砌上，點滴着簷漏，馬蹄鐵踏着木板路上的沙礫，發出很響的聲音，哪兒的回教堂裏，陰鬱的禮拜聲呼喚着人們去作朝晨的祈禱。

我背着一箱白麵包，我要一停不停的走，穿過迷霧，到田野中的大道。我相信我一

走上那條大道，我就可以達到春天太陽升起來的地方。

一匹馬在我身邊掠過，前腳舉得高高的，直昂着頭。這是一匹大的灰色馬，有黑的斑點，睨着一對充血的惡狠狠的眼。坐在車臺上，拉着馬繮的，是愛果爾，他筆挺的坐着，好像木頭雕出的一樣。四個輪子的車座上，仰躺着老闊，天氣已經和暖了，還穿着一件沈重的狐裘。

這匹灰色的劣馬，它把車子已不止弄壞過一次。去年秋天老闊跟愛果爾，就跌壞過肋骨，弄得渾身泥血，擱回到家裏的。但他們倆卻偏愛這頭在充血的渾眼裏，含着不快的呆蠢的神氣，身子喫得胖胖的畜生。

有一天，愛果爾正在收拾這匹不久以前剛咬過他肩膀的馬，我說，這樣壞的馬，賣給韃靼人去剝皮就是啦。他馬上站起來，揚着笨重的馬刷子呼喝：

「滾開！」

他從不同我搭口，有時我跟他說話，他就頭向着地，跟牛一樣走開去。祇有一次，他突然從後邊抓住我的肩頭，搖晃着譏咒：

「喂，大俄羅斯的小伙子，他這種傢伙，三個比我一個，纔配同我搭口！懂不懂？老闖是什麼人都……」

他說得很起勁，立刻就縮口，再不說下去。太陽穴上脹起了青筋，冒出了汗。頑皮的雅西加說：

「他拳頭很大，可是沒有筋絡！」

街道狹窄了起來，空氣更加潮溼，回教堂的鐘聲停止，蹄鐵踢踏石礫的聲音也漸漸遠去而消逝，四周清靜了。

雅西加顯得乾淨點兒，紅褂子上圍一條白圍裙，替我打開了門。伸手幫我把東西搬進，警告我：

「老闖……」

「我知道。」

「在發怒呢……」

這時候貨櫃後面響出怨聲的呼喊

「曉舌家到這兒來……」

他座在牀上。佔據了三分之一的地位。旁邊橫躺着沙菲，半裸着身子，兩手掌託起了一邊臉。縮起了一條腿，另外一條伸在老闊的膝踝上。見我進去，她笑咪咪的斜着一眼招呼我。老闊並沒阻止她。她那濃密的頭髮，上半截編成辮子，下半截散落在皺摺的紅枕頭上。老闊一手放在她的小小的腳踝上，另一隻手指輕輕敲着她的腳指甲。腳指甲跟琥珀一樣發着黃色。

「坐啦……咱們正經講話……」

說着，又撫了一撫沙菲的腳指甲，喊道：

「雅西加，拿茶炊來。貓頭鳥，你起來……」

她厭煩的低聲說：

「不高興啦……」

「哦，起來起來。」

把她的腳從自己膝上推開，咳一下，嚥着嚥子，慢吞吞說：

「誰都有不高興的事情，可是不高興也得高興呀；你不高興，你還得一直活下去的……。」

沙菲從牀上下來，可是下得不爽氣，兩條大腿都露出來了。老闆責備她：

「貓頭鳥，你害不害羞啦？」

她邊打着辮子，邊打着呵欠反問：

「你說什麼，我還害什麼羞？」

「這兒可不是我一個，你沒瞧見這個小伙子麼……？」

「這小伙子，他認識我……。」

雅西加生氣得皺着眉尖，鼓着臉腮捧來了茶炊。茶炊跟雅西加一樣，小巧，周正，乾淨得耀眼。

「真討厭。」沙菲突然不耐煩，把編好的髮辮氣生生的拆散，拿鬆曲的頭髮甩到身後，走到桌邊坐下。

「喂。」老闆眯細一隻精明的綠眼，像深思似的，另一隻死板的眼，完全閉住，他開

口說了：「那回吵鬧的事，是你興的頭吧？」

「你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呀。可是他們幹麼要那樣？」

「他們心裏很苦惱。」

「那倒問你，誰是快樂的？」

「您是比较快樂的呀。」

「您比較快樂！」他嘲弄的說：「你真無所不曉！喂，貓頭鳥，給他倒茶。有沒有檸檬？檸檬在我茶杯裏放一片……」

桌子上面的窗口，通氣窗的鐵鏽的旋葉，輕輕的響，茶炊也哼着歌子似的。老闖的話沒有掩蔽那些聲響。

「簡截的說，是你把他們搗亂了，你也得重新把他恢復秩序。要不然，你這小伙子就一文不值。我說得對不對，貓頭鳥？」

「什麼回事，我可不耐煩呀。」她是什麼都透澈的。

老闆馬上滔滔着說：

「你這傢伙，什麼都不耐煩，傻子，你可怎麼做人？」

「那倒要請教請教你呢。……」

她靠在椅背上，拿五塊方糖放進一隻小小的青花茶杯裏，用茶匙攪着，白色的上衣半垂着，露出一隻血氣盛旺，綳滿青筋的碩大的乳房。積木工程一般的臉，呆然的，不知是在打瞌睡，還是在沈思。嘴唇跟孩子一般張開着。

「現在就這樣子。」老闆向我投了鮮亮的一眼，接着說下去：「想把你掉沙西加的位子，怎樣？」

「謝謝您，我幹不來。」

「爲什麼？」

「我不合這個位子。」

「不合？」

「不合我的良心。」

「又是良心！」他嘆了一口氣。使用許多粗暴的話罵起良心來，臉上現出惡毒的嗤笑，尖着嗓子道：

「把這個良心給我瞧瞧，一次也好！我要用手指頭試試。大家嘴裏良心良心，可是什麼地方也沒有見過，這還不是笑話奇談？除了跟松脂一樣黏搭搭的東西，還有什麼呢。喂……人這東西，是最壞的，這就叫做傻鬼……」

沙菲慢慢張開睫毛，同時眉毛也揚了起來，露出笑絲，有趣的問：

「那末，你見過好人沒有呢？」

「我從小就是好人！」他發出從來沒有的聲喉，手掌在胸脯一拍，然後伸出一隻手，拍一拍女的肩頭：

「還有你，也是好人，你自己不明白麼？傻姑娘！」

她笑了，像有點故意似的。

「啊唷……我麼……那末，好人就是……眼睛長得高！」

於是，他興奮的眼裏發出光來說：

「我當夥計的時候，我從不找人幫忙！我祇喜歡幫別人的忙……但我可不是瞎子！我幫別人的忙，別人就跟螞子一樣來找我……。」

我苦悶得幾乎想哭了。一種驅除不散的，門外的迷霧一樣潮溼混濁的東西，塞進了我的胸口。難道我必須同這種人混在一起麼？在他們當中，我感到一種難解難分，終生擺脫不開的不幸。在情感上理智上，都似乎有一種有機的殘疾。我忍不住覺得他們可憐；覺得必須對他們做一些什麼。他們在傳播着一種我所不知道的病毒。

「到三聖節爲止，給你二十盧布好不好？」

「不。」

「那末，二十五盧布呢，怎麼樣？有了錢，女人也有了……什麼都有了。」

我想對他說，我不願再同他共事，可是我找不出適當的措詞，對着他威壓的，焦盼的，懷疑的眼色，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

「以後再談吧。」沙菲說着，把方糖放進茶杯裏，老闆歪着頭：

「幹麼放那末多糖？」

「你心疼」

「對身體不好。你又不是馬，這麼喫着，喫得身體肥胖起來……我就再不跟你好，那末，你拒絕我麼？」

「我想告退……。」

「啊……我已經明白了！」說着，他憂鬱地把手指鼓槌似的動着：「那也好，你的意思不錯，我也可以省一點開銷。好，喝茶，喝呀……在一起並不是高高興興的，就客客氣氣分手吧……。」

我們大家默默喝茶，過了一回，茶炊像飽食的鴿子一樣咻咻的叫。通氣窗像叫化婆一樣呻吟。沙菲向茶杯裏望望，沈思地微笑。

突然又發出高興的聲音，老闆問她：

「你在想什麼，貓頭鳥快，有什麼話你就說！」

她喫驚地一怔之後，嘆了一口氣，跟害重病似的，沒氣沒神的，困難的說出奇妙的話來。一輩子像釘子似的牢釘在我的記憶裏。

「我是這麼想：結過婚之後，最好把夫婦兩個，在教堂裏關上一夜……。」

「呸！」老闖生氣的啐了一口：「你想的什麼怪念頭……。」

「是囉，」她拉長嗓子，動了動眉毛：「那麼關一夜，就靠得住了……那樣，像你這種薄情的人……。」

老闖突然拍着桌子站起來：

「住嘴，住嘴！你又發昏啦……。」

她停了嘴，把震動過的茶盤整理好。

我站起身來：

「好，回去！」老闖滿不高興的說：「回去吧，沒有法子！」

街道還籠着霧。街房的牆壁濡着混濁的淚水。黑幢幢的人影在潮溼的薄曇中匆匆的走動。哪裏有鐵匠在幹活，聽見兩柄錘子有節奏的搗打的聲音。那聲音好像在說：「這是——人們這是——生活？」

禮拜六，我算清工帳，就正式辭職。禮拜天早上同事們給我送行地方是在一家酒館裏，雖然儻些，卻挺舒服。到場的是夏杜諾夫，亞庭，鐵根，和氣的拉普推夫，大兵，蒸尼基泰，和華諾克·烏拉諾夫。華諾克·烏拉諾夫穿了九十戈貝買的綢袴子，新做的紅褂子，外面罩上玄色玻璃扣子的背心。因為穿上了新衣服，再加之那麼奪目的顏色，他那猥瑣浪蕩的眼色消失了，小老頭似的臉孔不顯目了，一舉一動，顯得非常的當心，恐怕衣服被人鉤破了，或是有誰會跑過來從他狹窄的胸口，把背心剝了去。

頭天晚上大家到澡堂去洗了澡，今天頭髮一又擦了油，他們的眼裏放出逢時逢節一樣的光彩。

鐵根發着賣買人一樣的喊聲，招呼酒菜：

「堂倌，開水！」

大家喝了茶，同時又喝伏德加。因此馬上都變得柔和而沈醉。拉普推夫擠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到牆邊說：

「喂！分開了，談談吧，我們很想聽聽，好啦……談一點正直的，真實的話……」

夏杜夫坐在我的對面，眼望着桌子底下，對尼基泰解釋：

「人生就是過客……。」

「過到什麼地方去呢？」蒸工哀愁的嘆息：「爲什麼過去……。」

我被大家注視，胸頭感到有點撩亂。好像我要出發遠行了。好像同這班親熱而歡樂的人們，一輩子再不會見面了。我心裏很難受。

「我仍舊留在這個城裏。」我幾次對他們說：「以後可以常常見面呢……。」
鐵根蓬亂着黑髮，留心着自己所倒的茶，使每個人都一樣的濃淡。他尖着嗓子低聲的說：

「就是住在這城裏，往後也不能同餵一窩兒的臭蟲了。」

亞杜西加和善的笑着低聲說：

「往後也不再同聲兒唱歌……。」

酒館裏很暖和，烹調的香味濃濃的撲着鼻管。劣煙草的煙霧凝成淡青的雲朵，晃動着。屋角上一邊的窗子打開着，雞冠花的瘦長的紫色花冠，搖曳着，尖尖的葉端顫動

着，街頭流進眩麗的春書中的醉醺醺的喧聲

正對我的牆壁上，一隻掛鐘懶洋洋的停止着鐘擺，灰色碼子的圓面，沒有了長短針，正像特別緊張着的夏杜諾夫的闊臉。

「人生就是過客。」他固執的反覆着這句話：「過去，過去，就過去了……。」

他的臉變成茶紅色，每作一次尖利的笑臉。眼睛就嫵媚的閉一閉。

「我最愛黃昏時候，站在門前，看望消路的行人。陌生的行人，接連的向陌生的地方走去……其中也有好心腸的人。我就想：上帝，保佑這班好人吧！」

他的睫毛底下淌出一粒小小的淚珠。在那映着火光的臉上，立刻消去，像烘乾了似的。他又低低的重覆着：

「求求上帝，饒恕罷。好，這回兒咱們乾杯，敬祝友誼，敬祝大家的愛！」

大家乾了杯，狂喜的接着吻，幾乎把放酒杯盤的食桌掀翻。我覺得自己的胸頭有夜鶯的鳴叫，我愛他們，愛得心都痛了，鐵根抹抹口鬚，先在嘴唇上抹上一絲笑影，開始演說了：

「見鬼，我的心跳得很，簡直像摩特准人的絃琴！最近，咱們大家聯合一起，對付了賽門諾夫，今天咱們……在這裏這麼……爲什麼呢？我祇有滿心的歡喜！我好像覺得變了了不起的貴族！不錯，大家要是這樣子，不管誰個來，我們是一步也不後退的。不管人家說我什麼，不管人家罵我什麼，我決不懊悔。罵我老巴，罵我賊，罵我木頭，儘管罵罷！我不計帳，我不當真。我不當真，所以我不會發怒！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奧西普說到人生的話，那真是沒有錯兒！我們光當奧西普頭腦笨，這是不對的！他說得好，咱們都是有價值的人……」

蒸工尼基泰，今天早上低低的陰鬱的說：

「人都是不幸的……」

但在周圍熱鬧的談話聲中，這句話並不引人的注意，正如說這句話的本人，自己就不引起別人的注意一樣。他已經醉得差不多了，迷迷糊糊的坐着。眼睛失掉光，病態的多骨的脸，使人聯想枯萎的楓葉。

「團結就是力量。」拉普推夫對亞庭說。

夏杜諾夫對我說：

「仔細聽大家的話，可以找一些話編在詩句裏的。」

「怎樣編呢？」

「你懂得的呀！」

「縱使編起來，也不能如心如意成一首詩，可怎麼辦呢？」

「不能如心如意成一首詩？」

奧西普懷疑的凝視我，想了想，又說：

「詩就是以人生幸福爲目的，此外並沒有詩，難道還有別的詩？」

「可是我怎麼明白，這就是詩？」

他低下眼臉，悄悄的低語：

「瞧得出來的，誰都瞧得出來的，一眼就瞧出來了。」

華諾克坐在椅上，張大着紅眼，這邊望望，那邊望望，滿店子的望着。酒館店裏滿是人，擠得沒有空隙了，吵鬧得厲害。一回回，他呻哦着說：

「喂，現在咱們來唱歌吧……唱！」

忽然他兩手扳在椅板裏，把身體縮下去，喫驚地偷偷地說：

「噓……老闊……」

鐵根忙把滿瓶的伏德加抓來，很快的塞進桌子底下，但立刻又拿出來。在桌面上
一頓，放下了，生氣的說：

「這裏是酒館店……」

「對囉！」亞庭大聲應和。大家就不作聲，假裝沒有瞧見穿過桌縫向他們慢慢走
來的老闊的圓胖身體。

第一個招呼他的是亞庭，他從椅子上站起，高興的應答：

「華西里老闊，好呀！」

賽門諾夫在離開約摸兩步的地方站下，把綠的單眼動動，不作聲的向大家望望。
人家默默的招呼。

「椅子呢？」他發出平常的嗓音。

大兵跳起來，把自己的椅子讓給他。

「喝酒麼？」坐下來吁了一口氣，他問了。

「開茶話會啦。」派西加帶玩笑的說。

「開酒瓶裏的茶話會……」

酒館裏鴉雀無聲，好似準備吵架似的。奧西普·夏什諾夫站起來，自己杯子裏倒滿了酒，遞到老闊面前，柔和的說：

「華西里老闊，乾一杯，祝我們的康健……」

心頭帶上一種厭惡似的，老闊像打什麼盤算，慢慢伸出短而粗笨的手，不知打算把杯子撥開，還是接受。

「好吧。」說着就張開手指拿起了杯子的腳。

「咱們祝老闊康健！」

老闊咬咬嘴唇，用綠眼望望杯中，又反覆地說：

「好吧……那末……大家恭喜！」

說着就把酒倒進自己蝦蟆一樣的嘴裏。派西加淺卑的臉子上脹出了斑點，他用牛繮的手勢在好幾隻杯子裏倒了酒，一邊高聲的說：

「華西里老闊，別生氣的話，咱們也一樣是人！老闊也辛苦出身，過來人……」

「喔唷，別說官冕堂皇的話，成什麼樣子。」慢慢的一種不快壓住了他，他擡起叫人留心的眼光，一個個的掃着人們的臉，眼光落到我臉上，他驀然一笑說：

「人……你們是囚犯，不是人……好，喝吧……」

在他的眼裏，像火花似的，閃出一種帶着狡氣的俄羅斯人的溫良。可是這火花立刻在大家的心頭燃燒，發起了大火災。——大家臉上現着柔和的笑影，眼裏卻現出了一種厭惡的認罪的神色。

碰了杯喝完了酒，鐵根叫了起來：

「我說一句老實話……」

「別叫喊！」老闊皺皺眉頭，做了一個阻止他的手勢，說：「耳朵聽，有什麼用？你的老實話有什麼用？第一件是做工……」

「慢着，慢着，你可瞧這三天來咱們做工的情形！」

「可是，你別打斷別人的話……。」

「不，你瞧見做工的情形沒有？」

「應該那樣的！」

「對囉！」

老闊向大家掃了一眼，點了點頭，反覆說：

「應該那樣的。好的——我不多嘴——就說好喂，大兵，你去要一打啤酒……。」

這個命令好比勝利的歌，立刻應聲如雷，溫良的空氣漲滿了四座。老闊半閉了眼，

補充着說：

「跟外人，我嘔過整條的河，同自己人，卻沒喝得多少……。」

到這時候，受盡了恩寵，剝去了生活上一切外表的每個人的心，都說變得軟洋洋，要化成液體了。大家擠來擠去的圍成一起。其間，夏杜諾夫喘了一口氣，代表似的站起身來這樣說了：

「咱們決不想爲難老闊的。祇是苦悶不過，幹活幹了整整一冬，結果鬧出那樣的事來。」

我覺得自己在這場和事宴中變成局外人，漸漸不痛快起來。喝醉了伏德加的大家，啤酒一到，馬上都醉倒了。大家都興奮到絕頂，用狗一樣的眼光，望到老闊的紅銅色的臉。這時候，老闊的臉，我覺得跟任何時候都不同。綠色的眼也現出一種溫和的，信任的，憂愁的神色。

那些人，好像一言半語，都正說到了自己的心上，擺出一切都隨和的放任態度來。老闊用銀錶鍊纏着手指說：

「咱們都是自己人……對不對，同國，同縣……」

「對啦，老闊！同國。」發出感激的聲音，是沈醉的拉普推夫。

「狗子怎麼能學狼的樣？這種狗不能守夜……」

大兵高聲的叫。

「當心！好好兒聽着……」

鐵根偷望老闊聰明的眼色，狐鳴似的說：

「你嘗我什麼都不懂麼……」

越來越變得歡鬧。又添了一打啤酒。那時候，奧西普撲到我的身上，大舌子的說：

「老闊……真像一個主教……真像一個修道院的院長……老闊……」

「爲什麼把這個弄到這田地來了？」亞庭低聲添了一句。

老闊不作聲，一杯又一杯的喝着啤酒。以後，裝出要說什麼的神氣，威勢的咳嗽了一下。他沒有注意到我，有時眼光落到我臉上，也不顯出什麼表情來，好像完全不存眼裏的樣子。

我爲着避免別人的注意，離開座位，走到店外面去，亞庭卻追了上來，大概因爲也有了幾分醉意，哭喪的說：

「老哥……往後祇剩下我一個了……一個了……」

有好幾次我在路上遇到老闊。大家點點頭。他恭敬的用粗笨的手脫下帽子，問：

「你好吧！」

「好。」

「好吧。」說完，用批評的眼光，打量我的衣衫。打量明白了，就把自己圓胖的身子搬走。

在這種相遇中的一次，是在一家酒館的門口。老闆說：

「怎麼樣，喝一杯？」

兩人走落四級樓梯，走進半地下室的小小的一間，老闆鑽進比較陰暗的角落，在一條粗腳凳子上，頓身坐下。擡眼向前一望，像打量桌子的數目似的。在我們之外，一共還有五張桌子，一列罩着淡紅的桌布。屏風後面，一個小老婆子，戴一條黑頭巾，白頭髮一動一動地在結襪子。

灰磚的厚牆，掛幾張四方的畫。第一張是狩狼圖，第二張是失了耳朵的洛里斯梅里可夫的畫像，第三張是耶路撒冷風景，第四張是幾個裸體女子；中間一個裸體女子的寬大的胸口，用印刷體的文字，很鮮明的寫着：「學生們所愛的維拉·格拉諾華」

姑娘，定價三戈貝。」另一個裸體女子，眼睛被挖去。這些莫名其妙的不倫不類的畫，引起人的憂鬱。

玻璃窗子外邊，可以望見新造的綠色屋頂的上半截，和屋頂上的紅紅的晚空，那裏有鴉羣飛舞。

老闊咪咪的喘着鼻息，不住地望着這沈悶的窗子。便問我掙多少工錢，目前的位置稱不稱心。我瞧他的神氣，他似乎不大願意多開口，他正被一種無可奈何的俄國人的痛苦所絆纏着。他慢慢的喝完了酒，把空杯放到桌子上，因爲一隻手指還放在杯口上，把杯子扳跌，在桌面滾動了，我伸手攔住，他低聲的說：

「你攔着幹麼，讓它跌下去好啦，打破了賠錢就是……」

晚禱的鐘聲急遽的響了起來，天空的鴉羣紛紛亂飛。

「我喜歡這樣的屋子。」賽門諾夫一手指着屋角說：「清靜，沒有蒼蠅，蒼蠅喜歡太陽，和暖的地方……」

他忽然發出輕蔑的，深思的笑容：

「貓頭鳥那個傻子，跟教堂助理攪在一起了！一個一個喝不飽的酒鬼，沒有老婆的。他唱讚美歌給她聽，那女孩子就哭了……罵我……在我呢，也沒有什麼，瞧着好笑就是了……」

一句不知爲什麼沒有說出的話，噎住了，以後，他開玩笑似的接下去說：

「我本來想過，把你跟她，跟那個女子攪在一起，我想瞧瞧你倆怎樣生活！」

我也覺得好笑了。我一笑，他又發出禁遏不住的蚊子似的低泣的笑聲。

「啊喔喔！」他晃着肩頭呻哦；「不成話，不成話……哈哈……」

而且手指在色彩不同的兩眼榨出了一絲眼淚。

「還有，奧西普那個傢伙——你知道麼——他也走了……」

「去哪兒？」

「說是去巡禮啦……那傢伙，論年歲，論手腕，已經可以做一個正式的伙計。很勤懇，也得用……」

他搖搖頭，喝乾了酒，接着用手遮着眼望了望天空，說：

「怎麼了，那些烏鴉好多呀！過節麼……可是，曉吾家，什麼人是多餘的，什麼人是重要的？那些老弟，祇有這一點是誰都不明白的……據教堂助理講，在人世中最重要的人，對上帝就沒有用……這是他的酒話，當然不好作準。總之，無論什麼人，總辯護自己的壞處……一個城市裏，有多少無用的人！這數目很可驚啦！大家喝飽，喫飽，可是喝的是誰的東西？喫的是誰的東西？真是……還有，這些人到底從什麼地方，爲什麼來的呢？」

他一隻手伸進衣袋裏，一隻手向我伸來，忽然站起來。他的臉沈思地發脹，眼睛眯得細細的……

「回去了，再見再見。」

他拿出一隻沈重的，有點擦損的錢袋，把手指伸進去，低聲的說：

「最近我在酒館裏，有一個警察問到過你……」

老闆多疑的望着我，隨便的說。

「他問什麼？」

「他問你性子如何，說話如何……我對他說了，性子不大好，說話很道地。好，再見。」

再見」

他大大的打開了門，短短的腿子踏着梯級，慢慢兒把大肚子搬上了街道。

從此沒有再見過他。可是經過了十年，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他當老闆的末路。有一次，牢裏的看守給我拿來了一包臘腸，包臘腸的一塊碎報紙上，有着這樣的一段新聞：

「受難週中之星期六日，本市發生一奇異之案情。商界聞人麵包糖果工廠主華西里·賽門諾維基·賽門諾夫，淚容滿面，驅車周歷市中，遍訪其債權人之家，泣謂本人已完全破產，希即將之投獄云云，人皆知其業務發達，均不置信，且正當復活節日，忽願入獄，實爲可笑——此人怪狀甚多，人所共知。不料數日之後，賽門諾夫遺下債務近五萬圓，盡售其產，忽然失蹤。待發覺時，商場之驚駭，實難形容！此種破產行爲，可信含有詐欺之性質。」

接着，又說逃亡的破產人，尋找無着，及債權人方面的憤慨情形，並例舉賽門諾夫平日種種的惡行。讀着這片油污的報紙，我站在窗邊深深的想：在我們露西，這種惡性

的，出乎外意的，不幸的破產案，和竊賊一般的，怯弱的，無聊的生活逃避，是太多了。

是一種什麼病？是一種什麼禍事？

一個人，想創造一番事業。把許多別人的勞力，智慧，意志，放進到自己計劃的鍋爐裏。吞進了別人的勞力；忽然一切都停止了，隨意的拋棄。因此，自身也就完了。這麼許多人的辛勤勞苦都化成一場空；他們拚命的，有時是喋血的勞動，也就得不到任何的結果。

監獄的牆，朽老，低矮而不可害怕的。外面，酒專賣局的紅磚房子矗立在晴朗的春日灼天空。它的旁邊搭了蜘蛛網一樣的隱架，正在建造「平民住宅」。

再望過去，一片綠茵的沒有樹木的平野，鏤刻着幾條深深的窪地。左邊的窪地外面，有一叢蒼鬱的黑色的樹林，底下是希伯萊的墓地。平野上，淡黃的金鳳花在風中搖擺。面前污穢的玻璃窗子上，黑蠅不住地重重的碰上來。我不禁地想起老闆的低聲的話：

「蒼蠅喜歡太陽，和暖的地方……。」

接着，眼中就現出酒館的陰沈的窗子，潮溼的牆，不倫不類的不着色的畫幅，狩獵圖，邪路撒冷城，維拉·格拉諾華姑娘（定價三戈貝），失了耳朵的洛里斯·梅里可夫。

「我喜歡這樣的屋子。」耳朵邊聽見老闊這人性的聲音。

我不願意想起他——我望望原野。地平線上有青青的樹林，在那後邊的山崖底下，伏爾迦河在流，這是一條大江，好像浩浩的流過人的心中，給人們洗去那些古老的東西。

「什麼人是多餘的？什麼人是重要的？」老闊的聲音在記憶中鳴響。

我的眼裏瞧見他仰躺，在四輪馬車的車座上，盯着一隻綠色的眼，從身邊經過的一切，搖搖晃晃的過去。灰色的劣馬，舉起，高高的前蹄，蹄聲打着木板馬路上的冷的砂礫。

「愛果爾，我屬於誰呢？撕喫一隻羊，把肚子裝飽，可是，多麼寂寞呀！」

我的胸口有一樣東西膨脹起來，塞住了咽喉。想到有一種人不單是爲了貪懶，爲

了「兵士式」的奴性的叛亂，有時也因精力的過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如何處置，不知在這世界上做些什麼纔好，就感得憐憫，心臟立刻要炸破的一樣。

不問這種人是誰，總是令人覺得憐憫。可惜這種徒然滅亡的精力，便有一種矛盾的感情，湧上心頭。好像母親胸懷裏的一個胡鬧的孩子，想打他，又想撫慰他……

靠着正在建造中的紅磚房子的隱架的，滿滴着石灰的木板，泥水匠敏捷的在上面走來走去。他們那些蜂子一般細小的影子，停留在碩大的建築上，因此使建築物一天一天的高聳起來。

我望着這個勞動，這個人類的行爲——眼裏便想見那位「過客」奧西普·夏杜諾夫，在什麼地方孤零寂寞的走着，那條組織巨大的未完成之國的道路。他一定正在對一切投以懷疑的眼，耳裏留心着各種各樣的話語，一心的辨別着，是不是可以用來編成「一首使萬人幸福的詩篇」。